

安定夷晉

# 小說集錦



上海國華新記書局印行

序一

聞之良弓。九合斯稱鉅黍。之名大樂。六成乃著。總干之象。故蘇世之學。兼納乎支渠。載道之文。不局於步履。若嗤雕蟲。小技難登。大道之門。不知貂裘千金。決非一狐之腋。而况崇岡千仞。不謝覆蕡。澄波萬傾。胥納併流也哉。則有市上璧人。夷陵公子。松枝爲管。林花當餐。早歲清才。高軒作賦。十年短墨。藝苑蜚聲。胸懷紀事之珠。抽出蠶絲。乙乙筆放江郎之采。描來笑語。唱出天  
下事。已無可言。傷心人別有懷抱。所以揮妙腕而金壺汗盡。記蠶情而玉鏡台高。凡風花雪月之辰。皆墨舞筆酣之會。嗟嗟水天閒話。歷歷斜陽新舊紀。聞勞勞古籍賓來不速。相將開笑口之葫蘆。而助談不少壽。稱桓永方獨逞桔牘之芒角。故記事恒多中年哀樂。寫來紅燭之筵。世味酸鹹。想出青衫之淚。引仲未已感慨。係之猶憶客歲同寓申江。半年和唱幾個良朋。今也水流自東雁歸。向北望關山而隕涕。聽鼙鼓兮驚心。窮途易哭。乞相難摹。二分明。

月今晚照向誰家。一個詩人千里依然故吾而君獨飛。舊絕迹。咳唾銀壺續小說於虞初。整舊聞於滬上。妍唱與清辭競。奏艷歌偕錦瑟。齊名擲地金聲。橫天錦段極慧能之殊致。集烟墨之大成。嗟嗟故人無恙。依稀爇返魂之香。錦帙當前宛轉讀有聲之畫。發刊日是爲序。

崇明徐吁公序於長安旅舍

序一

士固有瀟灑出塵無所爲而爲之者莊周夢蝶列子御風此二子者苟本其所學出與世周旋其功業當不在伊呂之下顧耽此岑寂者何哉或謂二子抗懷絕俗以自鳴其孤高此非知二子者夫二子之心乃如日之在太空濤之在江河奕然其光睂然其聲此奕然睂然者人自覺之在日與濤固不知其有奕然與睂然也二子之心亦猶是也二子以爲吾自樂此耳人世悠悠凡得失利害之數常漠然無動於其中以二子爲可異者人自異之而曰是抗懷絕俗以自鳴其孤高也孰知二子之於世固未嘗蚊然也且不自見其可異遑言計其孤高也哉李子健卿既有鴛湖潮賣玉怨諸作行世近復有集錦之梓人或謂李子博學多聞以彼其才將於出版界上獨樹一幟此說似矣而未能盡李子之爲人者也李子之志亦不過如莊周之夢蝶列子之御風於世無待於人無求不必爲世知亦不必爲世不知惟其然故其爲

文獨高其見。獨遠猶之日與濤之不自知其奕然與。匱然而奕然。匱然爲獨能大而遠也。余特表而出之使世之人毋錯認李子之志。并以見世之眞爲文者。非可揣摩以求之。無待於世。斯其文乃臻至善耳。是爲序。

東訥沈章譏

# 小說集錦目錄

划灰苦語	慘史	一	一六
紅線後身	俠情	一七	三〇
狎邪鑑	醒世	三一	四〇
梅影小說	義烈	四一	四八
鵝娘血	哀情	四九	五八
劉捷		五九	六二
石樵		六六	六六
張紹廉		七〇	七〇
粉面獅		七二	七二
湯廚		七二	七五
凌虛舞		七六	七七
胡獄卒		七八	八〇
碧月兒		八〇	八二
西山異人		八二	八五
洞溪漁叟		八五	九〇

小說集錦 目錄

跋大姐	九〇	九六
吳夢燕	九六	九六
雲簫琴影	一〇〇	一〇一
某教員	一〇一	一〇二
某巡士	一〇二	一〇三

# 小說集錦

李定夷編著

慘史  
刼灰苦語

簷月無光。夜涼於水。寒蛩啼急。斷鴈唳淒。西風瑟瑟。落葉蕭蕭。殘杵玉砧之聲。臨風吹到深閨時。則有一漆室。遺孀孤燈獨坐。隻影彷徨。時而太息。時而唏噓。哀感之情。若不能自禁者。噫。嫠婦何人傷心。乃爾。近人句云。秋雨秋風愁煞人。秋容慘淡。秋意蕭條。秋色枯槁。秋聲肅殺。秋情寂寞。秋興疎慵。秋之爲秋。能使人愁。能使人悲。任那風光到眼。前阿儂總覺太淒涼。而况無舅無姑。無夫無子。孑然一身。之孤孀。對此秋夜秋月秋燈。焉得不傷心乎。

嫠婦阿誰。予之姨母也。予外家氏汪。汪爲陽湖望族。若祖若宗。簪纓累代。予外王父厭薄。舉子業終身未仕。然長於古文辭學。博道廣桃李盈門。生二女。長字李氏。吾母也。次即姨母。吾母以二十齡來歸。吾父時姨母僅三五耳。其前二年。外王父沒於贛南。外祖母率諸舅往奔其喪。祖宗雖多出仕。家法代尙清廉。外王父生前賴束修之資。尙足自

給○及○其○死○也○家○境○益○艱○除○廣○廬○數○十○間○別○無○長○物○時○諸○舅○年○稚○不○諳○於○禮○外○祖○母○以○身○任○鉅○艱○外○困○於○應○付○之○紛○煩○內○窮○於○精○力○之○不○繼○諸○事○恒○使○二○女○輔○佐○吾○母○固○明○敏○者○而○姨○母○之○慧○心○似○又○逾○於○阿○姊○也○姨○母○嘗○語○吾○母○曰○吾○輩○命○薄○禍○延○先○君○母○且○老○矣○弟○又○年○少○設○再○不○爲○阿○母○分○勞○罪○孽○當○增○一○重○予○雖○未○及○親○聆○斯○言○而○吾○母○深○誌○之○年○來○舉○以○告○余○故○余○能○道○之○也○

吾姨母貌殊美。外王父之喪服既闋。一時間名者踵接而至。顧外祖母少許可。恆以待年婉謝。吾母旣賦于歸。姨母頓失閨中良伴。針黹之餘。則涉獵詩書。以爲消遣。蓋外王父生前。常於課暇。授二女讀。故姨母頗知文墨。中郎有女。能述清芬。盛事亦韻事也。逾數年。豔名益噪。同邑世家子陸郎。寒槎久耳芳名。意存問鼎。會予外王姑娶婦。外王姑適。陸氏爲陸郎同族。陸郎登堂賀喜。姨母亦隨侍往賀。親族中有識姨母者。密指以告。陸郎。陸郎。昔聞芳譽久已。心傾今覩玉容。更爲神往。好逑之念油然而生。嗚呼。其孰知此。念一發。遂釀成姨母畢生之厄。運耶。

陸本昆陵世家。陸郎之父仕清任太守。供職江西。歷有年所。家道尚裕。惟是累代單傳。

既無伯叔。終鮮兄弟。不免爲缺憾耳。陸郎生而嬌弱。及長。父母相繼沒世。怙恃無人。身弱益甚。加之成年。而後好學。不倦蒲柳之資。未秋先落。年甫弱冠。已積勞成疾矣。冰人之來也。予外祖母婉辭却之。返告陸郎。陸郎喟然曰。娶妻必取汪氏女。不爾者寧終鰥耳。旋又往懇。予外王姑爲葛老。誓必如願。以償外王姑以外祖母意有未適力却所請。陸郎再三求之外王姑。格于無奈。再申前請。於余外家言辭懇切。且以無病告實。則陸郎之疾乃虛癆症。外表固不見病容也。外祖母意稍動。商諸吾母。吾母意不爲然。外祖母曰。陸氏家資尙足自給。縱寒槎多病。倘此後善自養攝。當可無他虞也。蓋外王姑以富厚爲說。外祖母意爲所動。雖有吾母爭持。然姊之於妹。究不若母之於女。可操縱自如也。

美人心事。羞向人言。姨母對於此舉。與吾母深表同情。特以待字深閨在家。從母嫌疑之間。有難以干預者。舊時家庭情形。大率如是非若今日。自命開通之女子。動言自由。結婚積弊之漸。桑間濮上。無所不至。誠哉過猶不及。使當日姨母而能參以己意者。何至演成種種慘劇耶。自定情而後。吾母歸寧。道及此事。姨母常向阿姊太息。而外祖母。

不知也。吾母憐之，輒以樂天知命相勸。雖屬強爲寬解，而意至慇懃。姨母以姊故，有時愁眉略展。然一轉念間，前塵渺渺，後顧茫茫，又不禁鹿上心頭，柔腸百轉矣。乃心潮未平，而催命符又至。陸郎以旣無父母，且乏昆仲，急於完婚，遣媒送日，時外祖母以家況不裕，食指維艱，媒妁至立諾其請。

六禮告成，結褵有待。亡何，姨母于歸矣。時姨丈之病較前益篤，惟未臥床耳。新婚之初，習於陋俗，諱疾忌醫，遂至病入膏肓，一夕，廬扁無效。矧又輟藥乎？姨丈旋受友人之說服，印藥以求治。姨母固深恨此品，姨丈不忍拂其意，恒外出購服。姨母初不之知，後覺有異，逕詰姨丈。姨丈以實告姨母，勸其改服他藥。謂印藥僅能振刷精神於一時，而於臟腑之間，終將貽累。於無窮，姨丈領之，始延醫求治。然印藥旣已成癮，總難決然捨去，惟不若從前之就食於外矣。

病態日增，瘦骨鶴立。姨丈之病愈趨愈厲，始則少服印藥，精神卽能支持，漸且服亦無效。姨母日惟以淚痕洗面，見人猶强歡笑，背人更覺辛酸。外祖母晨夕與伴見嬌，增之病重也，亦爲戚戚不歡。姨丈時猶勉能步履，然自知病已不救，對於丈母，則故作種種。

寄慰語。對於細君，則又作種種解脫語。深悔少年不自珍惜，負已負人，奄有今日。入秋而後，其病更篤，漸至不克離床。姨母調湯進藥，問暖嘘寒，未嘗一日安枕也。嘗泣語母曰：「兒家別無他人，壻有不測，兒復誰依？誓必從之於泉下。」母以多金慰之。姨母又曰：「儻來物，因人而重，人且不保，此何足道？轉不如瞑目之為乾淨也。」外祖母無如何，聽之而已。姨丈臥床月餘，徧延名醫會診，而竟一效莫覩。病革之夕，語姨母曰：「吾夫婦緣分盡於此十四月矣。吾累卿，吾更負卿，以卿之才之色，何難匹得良偶？乃予自聞芳名，卽有好逑之思，及覩玉容，更深新特，之求然初意原欲與卿共偕，期頤不謂予之夙疾竟因……言至此，聲頓止。姨母請卒其言，姨丈又曰：「事已至此，予敢為卿直告。予本不欲卿之念我，但願卿悉予之不德，而少分思念之心。」卿未來歸之前年，予就聘於史家鄰有二女，色俱不惡，嘗置梯短牆上，窺予教讀。予初不之意，乃久而久之，竟為所動。某晚，往過其室，鄰人有憾二女者，入室逼姦，予急歸書室，時已夜深，簷月無光，余於倉皇之中，為門檻所絆，失足而墜，墜於秋桐之側，為之暈絕。移時至夜半，而蘇歸齋卽病半身，不能行動，診治兩月而愈，然內傷甚矣。故年來無日不在病中，二女累余，至是余恨不

能手戮尤物以求懺悔然而予於問名時竟賄諸媒妁不告卿家是予罪更甚於二女矣。姨母聞言含淚無語。姨丈又曰：「予之不德死亦無憾惟有重望於卿者。卿已懷孕八月邀天之福如願生子。陸氏一線宗祧悉在於是幸。卿善自攝衛殉節二字千萬勿再提及宗祧之希望斷絕余在泉下亦無顏見先人是愛余適以增余之罪矣。居喪不必過哀治喪尤宜從儉吾家雖薄有積蓄然病中所費已多此區區者尙當留爲卿度日之資也。」姨母泣應之。

姨丈言時聲浪凡數斷續。姨母旋曰：「君方壯年雖抱疾病當不至絕無轉機萬一有不幸者上無翁姑下無子女零丁一身生亦何爲願侍巾櫛於泉下。」姨丈聞言又忍喘言曰：「殉情與撫孤孰重卿死而無所裨益於余。卿生則可望繼續宗祀。卿讀書明理當能解此言時語音低不可辨。」姨母曰：「腹中爲男爲女尙難逆知設生而爲女偷生何爲君且安眠。母以余故絮絮弗休致耗損精神也。」姨丈乃勿聲昏然成眠及夕疾益篤。橋舌不能言。姨母知已絕望乃爲更衣未及竟事遽爾溘逝。姨母大慟外祖母時居其家旣痛惜之不祿又悲女之早寡亦放聲而號。姨母哭而暈暈而踣者凡數次。顧讀者諸君。

必以爲吾姨之厄運已莫逾於此。而孰知此僅浩劫之初步。其後所遭。予更不忍爲之下筆也。

姨母遵夫之遺囑。母之規箴。遂蠲身殉之念。含辛茹苦。以待產期。逾兩月。乃誕生。果屬男也。名命作霖。冀其光大門楣也。湯餅之夕。會諸親於家。羣爲陸氏賀。姨母亦稍展愁眉。亡何遷入母家。與予外祖母同居。俾寡母孤兒有所照拂。自是厥後。姨母畢生希望全屬此稚子矣。

乃霖郎生而多病。藥爐病榻。日與周旋。姨母長以爲憂。然亦末之奈何。醫者嘗曰。兒疾根於其父之遺傳。病屬童癆。醫治維艱。姨母明知其然而嫠婦癡心。孤兒弊獨。未嘗不日夜望其就痊也。總計一年之中。霖郎臥病者必倍於健全時。愈而病。病而愈。愈而復病。流光荏苒。如是者凡七載。霖郎年七齡矣。穎悟逾常。母恆披案頭書教之。誦讀琅琅。上口過目不忘。而尤長於計算。家中年所出入。輒先母而爲之計。母嘗歎曰。此眞吾家寧馨兒。惜乎羸弱多病。不可必其成立也。外祖母及吾母嘗以辭婉勸之。姨母惟付諸天命而已。

逾年霖郎疾忽大劇百藥紛投迄無一效臥床彌月竟以不治姨母哭之幾爲喪明自此而益無生人之趣矣嘗語老母曰女子有三從兒也。在家從父而父死出家從夫而夫死夫死從子而子又死蒼天於余可爲酷矣獨居半載從老母之勸撫蛤蠣子爲嗣姨母固不願爲他人母特以宗祀攸關勉從之耳嗣子得於鄉中民家命名長郎以取永壽之意且望其長爲陸氏子孫也長郎來時年僅一齡面貌天資俱遜阿兄姨母於此惟有自怨自艾竊歎命薄耳時予外家境况日艱幾貧不自給乃以居宅貲於人取其值以爲生姨母因與外祖母析居蓋自喪夫以來迄依母家爲家今日不得已而出此也長郎稍長姨母親課之讀日識數字尙難記憶予多客居時偶或旋里往省姨母姨母嘗告予曰是兒恐難成立系出鄉中無惑乎呆且笨予也後顧茫茫生後之事不知果將誰屬外家諸舅自顧且不暇予至親至愛而終能佐余者惟汝母耳異日尙望汝兄弟有以教長郎也余聞其言不知所對唯唯而已及今思之猶昨日事而人事變幻五年以來姨母又迭遭浩劫矣

姨家雖有薄積然自姨丈及霖郎之病之喪所費已屬不貲長郎來時餘資已不及昔

之半遷居而後用途漸繁利息所入遂不敷出長郎稍長就讀於外歲時修金姨母爲之極力摒擋每於一身服御之間力事撙節以補不足含辛茹苦亦云至矣然自是而後心疾益滋百病叢身終歲不寧矣庚戌之夏予歸自滬校吾母告予以姨母久病不痊予聞而惄然急往省之病容慘淡病色憔悴病態衰頹病勢劇烈予詢病情姨母悽然語予曰予其枉此一身矣夫死而予不死子死而又不死應死不死至今日乃將死嗣子多失望予死亦無所戀第陸氏血胤必因予而絕汝姨丈易簷之時諄諄以後嗣囑予今若茲泉下有餘痛矣予且無復有面目見祖宗於重泉也言時淚下如綆糜咽不成聲予極力慰藉之並語之曰人生如駒光過隙百年時日轉瞬間事姨母苟從達處觀之心頭幾許煩惱立可祛除淨盡心旣無所罣礙疾病自易就痊至於長郎前途則弱齡稚子未可預必更不庸爲之戚戚也且姨母設有不幸陸氏宗嗣更無希望使姨母而能撫長郎成人縱是愚魯猶可守成此一線宗祧純繫姨母一身幸姨母重思之姨母聞言頻頻長吁惟以不了二字作答余笑曰天下事無一眞了者能以不了了之斯卽了矣姨母默然予歸語吾母吾母手足情深亦徒喚奈何耳且吾父於癸卯之

冬亦已卽世。余家之處境。吾母之際遇。苦楚正不減於姨母。吾母嘗顧予而歎曰。汝姨母適陸氏十四月而寡。予歸李氏十四年而喪。汝父同是十四。姨母固屬可憐。余亦未始非傷心人也。其言絕痛偶一回首。已經十年。予牢記之。迄不敢忘。今則幸成立矣。吾母之哀。當可稍衰。顧姨母近狀。更不若癸卯庚戌之間。則吾母又當因姨母之哀而哀矣。

秋風滌暑。爽氣迎人。姨母沈疴漸起。能進稀糜矣。予於客居之暇。每修家報。必諄諄問吾母以姨母病情。覆函告予以多吉。則予心喜。反是則常爲不怡。蓋吾母僅一弱妹。手足之間。愛護備至。予以吾母之心爲心。故對於姨母未嘗一日不繫念也。是年孟冬。予因秋祭返里。吾母告予曰。姨家爲田產事與人有糾葛。汝力可及者。當往助。姨母。姨母。愛汝。實深。而責望於汝者。亦至切。予於日前過其家。姨母詢汝歸否。予以行將旋里。對吾知。姨母心中有事。與汝商量。汝其速往。予聆母言。喟然歎曰。姨家眞可謂禍不單行矣。橫逆之來。竟靡底止。此次糾葛。予久料及。蓋陸氏田產。當洪楊軍興時。聯單。强半遺失。喪亂之餘。無人爲之經營。五十年來。久無根據。爲人霸佔。將盡。所有者。惟東城之蘆。

塘予母聞言徒爲咨嗟耳。

旋予往省姨母。姨母時雖病瘡，神色尙未復原，慈容慘淡，令人悽然。問安既竟，姨母卽以田事告余，且謂予曰：「予久知必有今日。」疇昔汝以此言告余時，余未嘗不汝信。惟予歸陸氏僅十四月，且汝姨丈於祖產亦未明晰。姨丈死，予更茫無頭緒，何從清理遺產？設霖郎不死，後望未絕，尙當勉力之。霖郎旣死，余心更灰。日復一日，奄有今日，其奈之何？余未及答，姨母又轉其語曰：「事已如斯，長郎又至，頑劣余何必與人爭此區區身外物？」自尋煩惱，盡以棄之。何如予聆言之頃，急告姨母曰：「人生惟希望爲第一義。」姨母母自絕希望心，此事予當力助姨母也。姨母色少霽，予索其所存聯單，姨母以畀余，檢之，尙餘薄田十數畝，卽沿城一帶之蘆塘，餘竟無一紙可作根據矣。當陸氏全盛時代，邑人有「陸半城」之稱，今之所失，不言可知。予爲木然。時陸氏遠房不肖子有倡長郎非陸氏血胤之說者，附和鄉中惡霸，欲求一讐之嘗。姨母更不能忍，欲申訴於吏，不肖者聞風而退，田產之事，其結果除有聯單者，爭得數畝外，餘則竟無可如何矣。嗚呼！嫠婦丁零孤兒，槩獨而無一人有實力爲之助，誠極人世之至慘矣。

似水流年。日復一日。辛亥之歲。自春徂冬。十二閏月中。陸氏無大變異。姨母日惟含辛茹苦。以度此劫後光陰耳。家庭細故。予亦不復贅言。茲則繼續前文。述壬子一段慘史。此姨母最近之劫運也。壬子歲首。正朔更新。惟內地各縣。狃於習俗。猶照陰曆度歲元。旦之明日。予方午膳。父子祖孫一席融融。而吾弟匆匆歸。陡然言曰。姨家昨晚失慎。全宅焚如矣。予聞其言。爲之驚絕。急釋箸詢以詳。吾弟曰。昨晚商家均不開市報火警者。並未徧及。故當時余亦未悉。晨起聞外間傳說。乃知昨夜迎春橋下陸宅被火。迎春橋、陸宅。非姨家而誰。以是余急趨歸。當卽往省姨母。吾弟固業商者。市上傳來消息。必屬確實。予於聞言之下。驚魂幾飛。向九霄雲外去矣。

吾母聞姨母又遭大難。未及親覩。先已惶然淚下。余兄弟力勸之。吾母促余先往。余乃偕吾弟同行。至則姨家果成焦土。熒熒之光。猶冒灰燼而出。縷縷黑煙。層層上沖重霄。予目擊此情。悽然欲絕。竊思陸氏何運厄。乃爾神志恍惚之間。卽亦不暇他顧。急尋姨母所在。旋於前宅得之。讀者猶憶予姨母。貰屋而居乎。姨母固與人同宅者。前後分居。後宅爲予姨家。祝融氏所劫而去者。僅屬後宅。前宅絕未及難。斯真大可異已。予旣見

姨母。姨母。神色黯澹。面滿淚痕。猛然語余曰。健卿汝來矣。予不料竟命薄如斯。今後饑無以食。寒無以衣。眠又無其所。殆天必欲使余行乞。以求生耶。余聞此傷心之語。急求所以慰藉之者。顧倉猝之間。乃一字不可得。而姨母則並不對。予泣惟木然視余。若已失其神經作用者。然方予言時。外祖母亦在坐。外祖母曰。汝曹至今日。方知乎姨母望汝久矣。余歎息曰。新歲之中。閉戶家居。誰料有此意外。若非綬弟歸言。卽此時亦不及知。外祖母曰。本欲遣人至汝家。告警第以此間事繁。竟無一閒手者。汝曹不知亦宜然也。時姨母忽顧余曰。回祿絕嗣。爲人生莫大之痛。予以一身備嘗之矣。言次。咽不成聲。予亦無從慰勸。惟告之曰。予家尙有餘屋。姨母盍往同居。姨母勿應。外祖母代答予曰。汝有重堂在上。伯叔且多。與姨母同居。非所宜也。予旋詢失慎。始末。姨母曰。昨晚寢時。極早。以除夕治事過勞。甫就枕席。卽行成眠。正熟睡間。忽聞鄰居呼號聲甚急。予於恍惚之中。疑是鄰居兄弟鬪牆。蓋彼家固當然也。旋聞竹木爆裂聲。牆瓦傾坍聲。始知消息不佳。急披衣起。手挾長郎。長郎以不及取衣。僅擁睡衣而出。時則寢室煙霧迷漫。室中紅光萬丈。照耀如白晝。予倉皇特甚。不知所措。拔關而出。逕詣前宅。呼寓主。寓主先

已聞聲驚寤。予聆及此，始悉城門失火。姨家特池魚被殃耳。姨母旋又言曰：「寓主既出，各自爲計。全家搬運財物，余則力弱腕顫，行一步焉不啻登山舉一毛焉。無異千鈞。仍偕僕婦冒險入寢室，挾得一小笥，箒中所存爲田單等品。予等甫出，至火已及屋角，餘財一物不及取出。陸氏所有動產，蕩然無存矣。」舉祖宗畢生辛勤創之，而不足入予之手。一朝毀之而靡遺，予之罪戾甚矣。言旣又不覺失聲。時吾母適至，姊妹相見，又復大哭。吾母亦如余言以慰姨母，速彼同居。姨母則如外祖母答余者，以答吾母。吾母旋詢所失總數，姨母以三千金告。計其中價值最高者爲珠寶之屬，及江西之磁器，餘如狐裘、等服爲數亦屬不貲。陸氏家產除田畝外，盡在於是。今旣俱付一炬，此後孤兒寡婦僅賴薄田數畝以資度日，詎不痛哉。

事後，姨母仍遷至母家與外祖母同居。然自幾經患難，益深蟬蛻紅塵之心。特對於長郎尙未完全絕望。蓋不若是者，無以對泉下人也。暇時惟讀書自遣，而尤愛讀唐宋詩詞。予歸里時，詣庭往省，則案頭積書盈尺。若青蓮浣花諸集，無所不備。去春又從某畫家習炭畫，水彩畫諸藝，不及一年，青勝於藍，繪影繪聲，惟妙惟肖。有見其手澤者，

僉稱異焉。今姨母年已三十有九。長郎亦十齡矣。

定夷曰。姨母節婦也。予安敢以小說傳姨母。更安敢作一誑語。

非真竊願附於稗史之列。以待後之君子爲之表揚焉。

誑語以誣姨母。此篇所記無



## 紅線後身

琴川山水著於三吳。言墓葬先儒之衣冠。書臺留太子之聲。欵名勝久膾炙人口矣。六十年前有歷下鹽商李勉之者。慕影娥川桃源澗諸勝蹟。嘗於虞山之麓築室爲寓。公雖不畫棟雕梁。廣廈萬間而一邱一壑。自饒佳趣。勉之年逾不惑。嗣續猶虛膝下。僅掌珠三顆。咸知書能文。中郎有女。克紹青箱。長曰貞娥。年已二八。荳蔻含葩。春光正好。次曰蕙娥。少貞娥兩齡。亭娥其季也。三娥之中。蕙娥色最媚麗。秋水爲神。瓊花作骨。畫中人也。貞娥適同邑曹生。曹爲歷城宦族之中。衰者心羨李氏富厚。故願爲蕪蘿之附藉。作他山之助。生名石蓀。幼失怙恃。家惟庶母在堂。有弟曰應嘉。庶母所出也。年已成人。而荒淫佚樂不務正業。石蓀藉父祖餘蔭。幸青其衿。屢試秋闈。迄不獲售。貞娥于歸而後琴瑟靜好。絕無間言。惟家庭隱痛。實有羞爲外人道者。則庶母有中聾之醜。季子懷陳平之心。石蓀於此常與貞娥相對唏噓也。詎意風雲不測。禍變橫生。燕爾未及一稔。石蓀忽感傷寒症。病入膏肓。藥石無靈。委頓經旬。竟以不起。貞娥遭此巨變。思以身殉。

第念腹中一塊肉設幸而爲男者尙能延此宗祧故含辛茹苦暫以安之訃及琴川蕙亭聞伯姊多難請於其父願返梓里一遊慰唁阿姊父勉允之姊妹乃卽日首途時吳魯交通未便兗沂徐淮之間民俗强悍萑苻徧地勉之慮蕙亭長途多險乃使幹僕李祿以從祿膂力過人能舉千鈞故勉之信之深也

一日行至山陽境去城二十餘里天色已暮御者欲止祿以詢雙娥亭娥曰野曠人稀不宜留此可驅車入城止宿祿諾之復令御者執鞭前進御者託以時晏堅不欲行祿知有異乃前奪其鞭將自行驅策而御者忽飛拳相擊祿亦還之以拳二人力搏移時御者漸弗勝而雙娥在車視之已面無人色矣旋聞祿朗聲語御者曰今日若安送余等入城則宥汝一死不則莫謂余拳下無情也御者俯首帖耳唯唯而已既而負瘡而起策行如前至山陽祿執其人而送諸官留僅一夕復雇車北上行至城北之淮關忽下車見道旁有樹枝振力拔之根盡出土執以待匪匪遙見祿膂力强悍似有怯意趨趙不敢前祿乃令御者策車先行己則步行斷其後匪見車啓行忽又猛力來撲祿見

作勢頗猛急執樹木向前橫掃匪爲蹶者三人餘三人則超出祿前旋而蹶者亦負瘡起門祿左右禦敵僅能自保正酣戰之際忽聞車中人大聲呼曰祿……祿余姊妹被匪徒劫去矣祿聞言急後顧則見一匪負蕙娥前奔一匪挾亭娥從之乃衝出匪羣力奔蕙娥姊妹旋及其踵負亭娥前行之匪卽前已爲祿所蹶者見祿來逐不敢復戰乃棄亭娥於地向林中鼠竄而去祿因扶亭娥起亭娥促祿往救蕙娥祿方欲從其言而前視蕙娥已杳無形影亭娥顧祿而泣曰予寧忍捨蕙姊而獨完蕙姊不歸余定不生汝必努力往尋之祿曰一片蒼茫萬山隱蔽令余何處覓蕙公子且亭公子手無縛鷄之力若余復離左右危險立至設蕙公子而不得亭公子又失蹤余何以歸復主命言次亦不禁愴然旣乃扶亭娥至車前見御者奄臥地上方呻吟呼痛祿亦扶之起御者瘡甚殊不能勝亭娥漸問御者以曾否見蕙娥行向何方御者指東北叢林曰似匪人負之竄入彼中特余被創之餘視力不足未敢必耳亭娥領之又促祿往祿又辭之亭娥又促之祿始而如命而去

頃之祿還不僅蕙娥未得并亭娥亦不知所之中心懼甚坐以待之比至日落猶無雙

娥形影是夜遂露宿於淮關夜聞林木怒號山谷應鳴心膽俱落又守一日雙娥仍杳如黃鶴祿途獨赴東魯弔喪於曹氏則物是人非寓主已屬他人詢諸近隣僉謂應嘉之母隨所歡再醮去應嘉嗜博無以爲生乃鬻貞娥於曲院祿聞所言大爲驚訝復詢貞娥今在何所衆謂假母以歷城生涯冷淡已全家徙至燕京祿更驚絕倉皇南歸歷陳所遭於勉之勉之膝下僅三娥一朝同遭浩劫痛心自無待言轉輾籌思無計可出遂亦聽之而已

浮光掠影荏苒半年勉之方謂珠還無望乃一日之晨三娥忽聯袂而歸勉之且悲且喜三娥亦爲黯然貞娥較在家時已大增老蕙娥略見消瘦亭娥則面目黃萎令人不能復識因詳詢三娥以所遭蕙娥備爲述之勉之時爲指髮時爲咋舌竟勉之歎曰吾不圖亭兒有如此肝膽然以兩姊之故傷身甚矣蓋貞娥蕙娥之得無恙歸來皆出自亭娥之力也

初亭娥見祿行獨坐車中撫念往事同氣情深義心陡發躍而起曰阿姊有難吾安可委諸他人而不往救去去與阿姊同生死共甘苦可矣思至此血潮上垒精神忽振

見御者方濃睡。鼾鼻有聲。乃取其鞭。挾之向深林行。既入林中。萬木參天。藤葛成帶。雖寸步維艱。亭娥亦不少顧。猛力前進。約二里許。忽遇兩人。面目獰惡。舉止粗鄙。亭娥知非善類。隱身樹後以避之。乃兩人先已窺見。趨至亭娥前。指而笑曰。天網恢恢。又遇乃公。今能復脫離乎。亭娥聆其言。知卽爲頃之匪衆。乃厲聲斥之曰。光天化日之下。鼠子敢肆行無忌。國法安在一匪曰。吾不解甚麼國家法。從吾行可耳。亭娥曰。吾姊何在。速以語。我不則當鳴官深究。又一匪曰。汝且從予至汝姊處。亭娥不之應。盜將以強力挾之。亭娥知不能與。乃允從於後。匪始釋手。

行里許。次一山麓。二匪攝衣登巔。亭娥憊不能上。二匪挾之越山而過。不一里。又傍一山。山麓多森林。仰望之。隱約間有屋宇出沒其中。曲折穿林而上。經蹬道百餘級。抵山半。見一古刹。亭娥視刹門之上。榜有慈雲寺三字。大可徑尺。雖多缺筆。舊痕宛在。俯視其下。平原形勢。厯厯在目。蓋羣匪借此險要爲巢穴者。二匪旋促亭娥入內。亭娥曰。吾姊在內乎。匪曰。然。亭娥乃從之行。行十餘武。入一狹廊。初尚有光明。漸入漸黑。亭娥爲義氣所激。不暇顧念。行次。覺路甚坎坷。石子錯落。時觸纖趾。張雙手。可及兩壁。捫之作

奇冷又甚突兀殆石壁也亭娥暗忖曰入此狹巷便是死途匪但以一夫當關尙何能出予欲救姊故不避艱險而來此由今思之予與姊皆陷於危境且相隨俱斃矣此時予姊不知經幾許磨折其安知予之來耶亭娥思姊心切步加速焉行行重行行路數折忽豁然開朗拾石級而升則一石室也室中有牀五案三案上婦女妝具無不備好女子三四或嬉笑或悲啼箇中有啼最急者非他正阿姊蕙娥也亭娥急呼曰姊姊妹亦來矣呼時急淚已被面趨步而前相持痛哭而前導亭娥之匪及一二無心肝女子則拍手而笑匪旋去故作大聲曰汝姊妹哭耶予往白大王來頭不足斷也亭娥忽止哭顧匪而笑曰旣來此卽當視爲安樂窩予等之哭乃一時之急哭誠可笑也亭娥此言此狀非其本心實寓深意蓋亭娥雖如鳥入籠猶不忘飛猶欲相機與其姊同出險不欲浪死也亭娥設計以許匪更設計以詐同室女子相將勸蕙娥勿哭蕙娥反斥其妹曰汝亦不知有羞恥事願失身於盜耶汝休矣非我妹也於是蕙娥哭益急日之夕矣盜魁來矣虬髯而虎目軀幹極偉岸亭娥趨跪其前仰首作乞憐狀曰亭娥願得大王愛憐阿姊蕙娥性執拗時拂大王意一人向隅滿座不懂小女子當婉勸之

大王且勿來此渠畏大王虎威大王在前其悲啼且更厲也盜魁莞爾而笑曰汝真可兒予從汝言汝力勸汝姊勿懈汝姊心旣轉卽報我我當善待汝姊妹汝起汝起衣食有不如意可告我知言畢顧其他婦女曰都從我去於是一陣笑聲互相攜挈而去此時石室之中僅留李家姊妹亭娥遽欲掩扉以眞情告其姊忽一白頭嫗攜榼入曰姑姑夜餐來矣亭娥聞嫗口氣曰汝亦琴川人耶嫗曰然亭娥心暗喜曰予等生路當於此嫗卜之乃絮絮與嫗攀話談笑甚殷顧心實酸楚榼中食殊惡不能下咽聞其姊啼不止心益傷嫗亦顧憲娥而歎歎曰宜爾宜爾予初被劫來此亦復如是今日思家猶不禁揮我老淚也言次淚承睫矣亭娥詳叩嫗以被劫情狀則曰難言矣畢竟不肯吐實亭娥怪之亂以他語旋嫗留燈於案攜榼自去

亭娥遽掩扉下鍵就蘭缸剔滅燈光附姊之耳細語曰妹曩者豈喜而笑與彼無恥女子一鼻孔出氣者詐也爲我等脫身計也彼無恥之衆女子必爲匪首心腹予等苟以真情示之則渠等必步步防堵我姊妹尙安能脫身哭無益死亦無益妹思之熟矣故強笑以詐之更假勸姊以詐同室女子今墮我術中矣頃盜魁來妹又詐之以術盜魁

不察竟盡攜衆女子去竟不留一人守此盜殆誤信妹之假意巧言也姊乎起起室中無他惟我二人是殆天意相我畀我二人生路也我二人力能自出則是幸事如其不能尙有一人可資臂助彼送食之白髮嫗是矣姊乎起起早定計哭無益也薰娥曰休矣弱女子入盜窟安望生還汝胡亦來此亭娥曰予以尋姊因亦被刦幸則與姊同出險不幸當與姊同死耳亭娥言時以袖拭姊淚相與環觀室中攀高俯伏觸手皆石壁不可鑿出路難得相顧失聲曰奈何亭娥繼而曰若此不得不從白髮嫗手中討出路矣一夜商量千言萬語天旣明有叩扉者啓視嫗也捧巾沃湯請盥漱旋又烹茶以進旋又將早餐來蹀躞往來狀忙甚亭娥納嫗坐呼以姆狀甚恭拔簪脫環以贈嫗嫗大喜李家姊妹用計殊神漸以危言動嫗正言諷嫗甘言誘嫗而嫗遂爲用矣未幾二三女子咸返石室亦被李氏姊妹感動萌出險之希望殆未得其機耳彼白髮嫗者張氏也

一日張嫗含笑入曰今日羣盜咸出不知作何勾當大王被酒醉臥作鼾聲我等可乘此而逸亭娥曰止勿急遽出而不幸適與盜值則皆死矣乃授張嫗計令往探盜魁

羣盜果安往。羣盜如東行，我等從西去，則萬無一失矣。張嫗如亭娥教，大呼以醒。魁渠等往劫某宦耳。某宦方官蜀，聞其宦囊頗肥也。汝往善事李氏姊妹，勿擾我睡。張嫗入石室，具以告亭娥。亭娥曰：可行矣。於是石室中女子咸爭先出，嫗亦隨之。亭娥以目視姊，止不行耳。語姊曰：可讓彼等先行，同行轉多掣肘。彼此生阻礙也。久之，久之，亭娥曰：可矣。乃與姊秉燭下石室，從狹廊出。

是方晚間九時，雙娥既出，狹廊外風力甚大，手中臘炬竟爲所熄。黑暗之中，幾令雙娥寸步難行。幸張嫗候於廊口，雙娥請爲前導，行十餘武，出剝門。亭娥顧張嫗曰：夜深天黑，曠野茫茫，今將安之？嫗未及答，忽轉身向內行，曰：吾輩囊無分外，前程遙遠，何能成行？姑娘且在此少待，予當入內一行。亭娥唯唯，乃與蕙娥立待。蕙娥語亭娥曰：妹此行殊冒險，弱女子身入盜窟，得勿畏強暴乎？亭娥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妹亦明知其爲危險，特不坐當視姊耳。蕙娥曰：予來時，覺道途甚遠，今雖幸出虎穴而來，日大難未易逆料。不知何日得安抵厯城？予姊妹稽遲於此，累貞姊望穿秋水矣。亭娥歎曰：盡人

事而行之。第求無愧於心。若天公必欲絕我。我亦末奈何也。薰娥太息而已。旋張嫗出。手提篝燈。語雙娥曰。有此光明。當不畏山道崎嶇矣。亭娥曰。予意不須此物。攜此則易觸人耳。目轉不如暗中摸索爲愈。薰娥以爲然。亦以此語張嫗。嫗曰。予固不妨作黑夜行。特恐姑娘輩。在弱難堪耳。薰娥曰。得姥前導。吾姊妹當可勉力。將事嫗。乃如雙娥意。熄其手中篝燈。攜手就石級下行。未及數武。薰娥忽蹶。嫗曰。吾言果何如。是豈姑娘所能堪者。亭娥不語。乃與張嫗挈薰娥起。薰娥憊不能行。張嫗挾之。如置嬰兒於懷。抱可作掌上舞也。

旣至山麓。入深沐中。谷風習習。落葉蕭蕭。令人怛然。嫗故健步。亭娥從之。亦不多讓也。嫗曰。越前山五里許。有一村莊。吾儕若趕赴。彼處便有生機矣。亭娥跼之。謝其厚意。嫗曰。同是流離之人。予亦爲一身脫離苦海計耳。姑娘輩可勿介意。言次。已出叢林。天上明星。幾點。映射平原之上。尚有微光可覩。亭娥曰。前方之山。吾儕若能繞道其麓。不受登巔之苦。則省力多多矣。薰娥時已能行。亦語嫗曰。予萬不能登高。更不忍再以弱質累姥。願如吾妹言。嫗如其言。並呼雙娥席地坐下。藉資憩息。雙娥從之。嫗旋問雙娥曰。

姑娘輩逕返琴川乎。抑將他適乎。亭娥以赴東魯告。且懇媼俱行。媼有難色。經亭娥再三說法。乃允之。

三人坐約時。許亭娥曰。吾儕行遲。今當夜半。誠恐羣盜已還。邏緝者將踵至。盍速前進。張媼然之。撐地而起。蕙娥繼之。仍由媼前導。亭娥攜蕙娥以從。亭娥密語蕙娥曰。吾覩張極狡黠。幸妹留意。伺察驚弓之鳥。刻刻自危也。亭娥曰。妹亦知之。特今者不得不然。姊且毋言。恐彼聞之。更爲爲難。蕙娥點首稱善。時已漸入山境。地下荒草叢蕪。高卑莫辨。雙娥努力舉步。行猶綦緩。方過山麓。已聞遠處五更雞鳴。聲聲送到耳際。亭娥語媼曰。吾儕到彼莊。當已天明。媼曰。正可藉此謀晨餐也。於是穿林而前。曲折五里。許果見一村茅舍矮屋。凡數十家。出沒於荒林古木之間。境極幽僻。當亦非安樂土也。亭娥詢媼曰。姥在此有相識乎。頃謂到此便有生機。吾視此郊野荒村。不禁又動杞人之憂。願姥始終保全吾姊妹。感德沒齒矣。媼曰。此間極適。幸姑娘毋過慮。復前行。十餘武。指一家語雙娥曰。其內一賣酒家。予曾有德於彼。今可在此暫息。於事無妨也。雙娥時已憊甚。遂如媼言。媼乃叩酒家之扉。賣酒者於夢中爲所覺寤。作怨聲曰。天色方明。便來驚

擾。誰。誰。誰。何不近人情乃爾。張嫗在門外應聲曰。擾。官人清夢。罪過。罪過。賣酒者辨其聲。知爲張嫗。急啓扉。轉顏謝過曰。吾不圖姥之惠。臨夢語。顛倒唐突。嘉賓甚矣。旋見雙娥立於嫗後。又謂嫗曰。此兩姑娘必自天上来。人間當無此種。嫗不語。招雙娥入。登其室。雙娥視之。破桌板椅。欹側倒置。屋漏離地。不及丈。暗黑如墨。而穢醞之氣。令人更難忍受。賣酒者旣款三人坐。張嫗語雙娥曰。渠家姓馮。伊行三人。僉呼以三官。本邑人也。雙娥領之。三官旋詢嫗曰。姥今日何遽能來此。殆潛逃乎。嫗笑曰。邀天之福。得兩姑娘相助。幸得還我自由。然昨日一夕間受盡困苦。歷盡艱險矣。三官曰。諒姥等尙未果腹。余當治膳爲若充飢。嫗方飢火焚心。聞三官言。正中胸懷。乃語之曰。勞子厚意。感且不休。予囊中尙有積資。當厚酬若也。三官遜辭勿違。入內呼其妻出。或敲火。或取水。淪者淪炊者炊。未幾而飯熟蔬成矣。夫妻奉具以進。徧餉三人。黃鑿麥飯。居然猶得一飽。膳竟。嫗語三官曰。吾輩當乘舟赴山陽。請官人代覓一船。事竟一併厚酬。三官如言囑其妻。善款諸客。啓戶而出。嫗於是出。番佛二尊。以與三官之妻。其妻始却而終受之。由是煮茗拂席。益盡主人之誼。從來惟金錢勢力爲最大。雙娥對此。自不勝炎涼之感。

矣。

有間三官還。謂舟已備。蕙娥等起謝之。並請偕往。舟次三官諾之。遂與俱行。及蕙娥等既登舟。乃始別去。舟行二日。抵山陽城。賃旅舍居之。張嫗至此。若有所事。雙娥訝之。而亭娥防之尤嚴。一日嫗自外歸。語雙娥曰。若不言當往。歷下乎。今輿已得於門外。可卽啓行。亭娥以其舉動奇離。乃笑語之曰。余姊妹實憊甚。長途僕僕。頗不能耐。且止數日。亦不爲遲。嫗曰。客中費甚。余囊無幾多錢。倘一旦羞澀者。其奈之何。亭娥曰。姥可母慮。余姊妹自能設法。嫗聞言。又曰。前程迢遠。需費甚巨。姑娘縱能爲計。亦當留作途中川資。今能省姑省之也。蕙娥曰。予輩今日必不行。就令如吾妹意。暫緩一二日所費。當亦無多。嫗不可強。乃從雙娥意。又復外出。出後。亭娥忽在地下得一紙。取視之。乃賣身契稿。於是雙娥始得嫗意。亭娥曰。嫗失此物。不久必還吾輩。速行不然。禍至無日矣。蕙娥曰。旅資未付。恐居停未必允諾。亭娥曰。姊且從余行。吾自有計也。蕙娥乃從亭娥行。亭娥見居停。身畔出一金釵與之曰。余姊妹將外出一遊。特室中無行李。無以見信於主。八今以此權質之。居停固辭。亭娥遂仍取還。乃與蕙娥俱出。亭娥笑曰。從此還我自由。

矣。然前途荆棘偏地，更當極力留意。蕙娥笑領之，尋得典庫出欵質錢，以爲川資。賃車北上，而避道淮關，輾轉月餘，始達歷下。

旋卽往訪貞娥。知貞娥淪落風塵，徙至都下。雙娥大慟。亭娥誓必覓得阿姊，然後生還。琴川其族有名，燭生者雙娥之伯叔也。雙娥往訪之，詢以貞娥事，則謂微有所聞。第系統旣疏，未便預人家事。雙娥復詢以鬻於誰家院中，則謂先鬻於本城王姑娘家。王姑娘者，歷城著名之鵝母也。嗣王以生涯冷淡，轉鬻於京中之燕慶班。其言雖與前聞微異，然貞娥之在都中，則無疑義矣。雙娥乃倉皇走都下，訪於燕慶班，則貞娥果在姊妹重逢，大爲黯然。詢以近况，則幸得假母憐惜，僅爲人侍酒捧茗，猶未失身也。時雙娥客囊已罄，千金贖身，計無所出。後探知有顯者，與其父有舊，雙娥乃登侯門，乞爲將伯顯者許之。雙娥允以還琴川後，如數歸趙。而假母得金，亦不爲留難。貞娥遂幸脫風塵，復留三日，亟向顯者商借川資百金。姊妹三人附舟南下，亭娥以客中備經艱險，歸家三日，遽以臥病委頓半載，而癒。嗚呼！蒙氣俠骨，信可傳矣。

小說世獅邪鑑

桃華紛飛亂如紅雨。幾番風信報道餘春鶯聲天未招來野祭之魂。翠影陌頭悵觸閨寒之恨。正是繁愁緒念迴腸對東皇而飲泣。爾時許不知幾多空閨少婦漆室孤孀悲生離泣死別。問天無語輒喚奈何而暗搘傷心淚也。蓋值寒食時節矣。

蘇之洞庭。太湖屬邑。其民依山而居。有東西洞庭之稱。東山之西。西山之東。荒墟古窪間一青塚。繫然存焉。松柏森森。門高築。四周草籬或斷或續。似聞家兆穴而已。就衰者青苔斷碣。上髣鬚有伍生墓三字。聞諸彼都人。十每當寒食東風之候。恆有一婦人擋麥飯香醪就墓泣。祭聲之淒楚。雖巫猿啼月。塞馬吟風。不足方也。或有識之者。謂卽生之室人。歌成黃鸝難招夫婿之魂。鏡掩青鸞莫迴婆婦之恨。宜哭之慟也。

生字涵爽。洞庭人也。神采飛揚。儀表都雅。濯濯如春月柳。固不讓當年張緒。性尤瀟灑。不顧細謹。常以謝東山自期。柳巷之游。桃源之渡。自有不能免者。生平愛讀花月痕。一書嘗謂觀夢仙之柔媚。多情梧姬之生死。纏綿知曲院中非無真性情者。要在明眼人。

能物色之尙書知盼盼蘄王識梁姬古人豈相遠哉游泮後凡三上秋闈迄以文章增命不得志於有司由是益放情於名花時鳥以抒胸中塊壘因號媚花癲郎

某年僑寓臨安臨安爲古帝王居名勝冠宇內陟梅嶼謁鄂墓訪幽於林逋宅邊弔古於蘇小塚側韻事勝蹟彌足供王孫之盤桓也而生於飽覽湖光山色之餘尤恆作漁郎之間津日徵逐於花城香國中意至適也嗣識周生宗姬周亦紈袴子爲人慷慨不吝尤喜交游一時有小平原之目與生深相得晨夕過從時或沽飲東籬時或獵豔北里異鄉旅店之客藉以破除岑寂氣求聲應至足樂也

校書迷樓者色藝雙絕名重一時而尤巧奕工媚精於酬應客之溺其色者每多樂不思蜀雖錦奚囊廣貯千百金亦必盡銷於此窟中而後已宗姬本與有素旋以他故遂吐棄之一日生過宗姬寓見迷樓小影把而玩之亭亭倩影秀曼罕儕果名不虛傳爲之神往者久之因請宗姬願爲紹介於迷樓一覩芳姿以償夙願宗姬有難色語生曰是兒絕無真性情惟利是圖余知之深矣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生不謂然固懇之宗姬不忍重拂其意乃許之期以明日落照衡山時偕往

枇杷門巷花香襲。人生以陌路蕭郎作探花使者矣。旣過迷樓居。迷樓款步出迎。生目逆之。圓姿替月。暈臉飛霞。居然殊色也。迷樓先詢宗姬安。嗣叩生姓氏。宗姬俱代生以告。迷樓笑語曰。高軒枉顧。燕館生光。生斯時目眩神迷。致不能發語。久之始答曰。久聞豔名。欽仰靡旣。今覩芳容尤慰。平生迷樓遙謝不遑。生因請作東道主。招二三輩小飲。宗姬贊同之。折簡邀賓已而羣賢畢。至相率入座。迷樓歌以侑觴。朗朗如出金石。直可上擊重霄。而起雲霞之色。一座粲然而生。尤爲傾倒。凝注迷樓。目不傍瞬。迷樓亦托微波。以通於生。盈盈秋水。脈脈含情。生幾不自持。漸而酒情中酣。衆悉有酩酊意。迷樓亦寶靨。生春如朝日。芙蓉益增嬌豔。衆乃散座。迷樓又爲衆焚香煮茗。以佐清興。逾時始散。

是晚。生輾轉枕席間。憶日間所遭。益不能忘情於迷樓。思此後。當如何博其青睞。如何貯以金屋。而夢寐之中。又時作諸多之非。非想嗚呼。色不迷人。人自迷。孰意昨日一席之間。卽爲生畢生冤孽之始基耶。逾日。生獨過迷樓。迷樓方對鏡晨粧。脂粉未傅。睡眼初惺。益覺嬾媚動人。生至。笑語起迎。嚙嚙鶯聲刺入耳鼓。若曰公子來。何早。恐踏斷鼠子。

尾矣。生亦笑曰：「知卿曉粧特來作畫眉，京兆耳。」於是依粧台側而就坐，觀迷樓挽髻理鬢。春入眉梢，低下水晶簾，相對益忘形。迷樓曰：「公子朝食未耶？得勿飢乎？」生唏而言曰：「旅館淒涼，不慣獨食，故樂與卿同餐耳。」已而粧罷，迷樓款生朝餐。生貪近芳姿，惟恐食之速竟時，逗迷樓笑語以稽之。漸及身世，迷樓唏噓而言曰：「妾蘇產幼，本良家子，母早世。父以微秩官鄂中，坐盜案，籍沒卒於任所。妾誤適匪人，乃致墮溷，作此花底生涯。公子有心，人若能推恩援手，恩同再造矣。」生聞言爲之惻然，所以慰藉之者良厚。昔僅漁其色，今益憐其遇，此一縷情絲，遂如春蠶之自縛，固結不解矣。

女色禍人甚於蛇蝎。生從此日消耗其精神財力於金迷紙醉中，幾除却溫柔不是鄉矣。嗚呼！溺情牀第，後塵獨步，信陵迷路，花叢好夢，不讓杜牧。此不可謂亦非能常而生不顧也。縱有朋輩文規言箴，亦徒如東風之過馬耳。花花葉葉，朝朝暮暮，不覺渡去韶光。兩月而耗入此消金窟者，已有千金客囊，蕩然矣。迺以典質服物，博意中人之消耗，旋爲迷樓。債知私語生曰：「蒲柳質過蒙繕繩，恩莫大矣。」乃日來債知。公子有牀頭金盡之歎，賴典質以爲資，而阿母索取依然無饜。適復告罄，又將奈何？願公子熟圖之。生

喟然曰。誠如卿言。余豈不知。然寧守卿而貧。死不願。一朝輶卿而歸。迷樓笑曰。公子之計左矣。吳越咫尺。地寧不能復來耶。生以緩圖却之。會家報至。謂家中田租與人有糾葛。因之起釁涉訟。促生束裝返里。以理其事。歸意始決。往辭迷樓。迷樓曰。願公子事竣後。復來此間聚首。妾當屏鉛華。謝塵客。以待足音。幸君母作秋扇之捐。生首肯之。明日遂行。迷樓含淚送之。相對黯然。生忍淚而別。

旣抵家。夙夜奔走。訟事方休。因乘間語夫人以杭事。夫人素曠達。絕無不悅意。惟規之曰。青樓之約。烏可遽恃。若輩以郎爲魚。而投其餌也。容有眞情。好乎。幸郎母受其愚。生不謂然。力辯迷樓之色藝德性。俱屬曲院中不可多得者。並謂將爲脫籍學陶朱公。故事載得。西子歸來。夫人無奈聽之而已。生嗣以彌補前負及籌措款項兩事。又耗費良辰旬餘。方欲束裝而伯母忽焉溘逝。殯殮一切。義不容不過問。逾數日。又外舅誕辰。不得不爲留數晨夕。以盡半子之職。而中心寸斷矣。諸事旣竣。始獲就道。臨行。夫人送之門。又規之曰。綺羅叢裏歌舞筵前。過眼風花。直幻影耳。願郎此去及早回頭。母使黑貂裘敝。黃金再盡。郎其念之。此汗血之家。資祖宗創之百年。而不足。子孫勿敗之一日而

有餘且尤當念此身爲父母遺體父母撫我育我長我教我此恩此德百身莫贖奈何漁色獵豔以傷厥身郎縱不念妾獨不念泉下人乎妾非妬婦郎自能知然大義所在誼不應不以言進願郎一納予言生心雖不謂然然以其辭旨懇切不忍過拂唯唯而已

前度劉郎重來問津生又到西湖葛嶺間矣卸裝甫竟卽往訪迷樓則桃花人面空悵春風徒令崔郎之呼負負耳詢諸近鄰僉云不知生乃踉蹌而歸客窗風淒孤燈焰冷益增人之無聊回憶燈前詠絮月下撫琴一片柔情恍如昨日而今者人間玉容杳如黃鶴望斷天涯不見隻影然生誓必覓此故劍縱走徧青山亦所樂耳倘或珠沉玉墮華鬟已歸忉利之天者則惟有千金市骨了此夙因而已

一夜生與客蕩舟湖上放棹中流平湖月明水波不興意至適也客扣舷而歌生倚欄凝眺從而和之正歌間忽聞畫槳咿啞之聲迎面而來生目逆之見中載一美少年華服錦衣擁一麗人坐懷中爲狀至裹生不覺失聲曰伊何人伊何人僞耶眞耶何相似若是耶客聞聲亦探首窗外問故生急指示之則來船距離漸遠已不及見生急令舟

子尾之前舟行甚速。旋失所在。惆悵江天。大爲惘然。客從而慰之。色始輒然。

又一日。生赴友人讌。座有陶然公子者。談及湖上風月事。生因詢之曰。綠珠姿首神女。生涯本地。有迷樓主人者。君識之乎。公子笑曰。是殆貴相知歟。嘗耳食芳名。今得大雅。賞鑒之一。登龍門聲價十倍矣。近聞已與渠姊妹麗華閣同居。拱辰橋畔。確乎生支吾應之。由是知迷樓之蹤跡。明日生遂如麗華閣訪迷樓。始知迷樓已更名。聊寄館主。其母見生至。含笑相迎。曰。昨夜燈花結許。大正疑何喜。乃應公子之降臨耶。生因責以喬遷不告之咎。其母曰。未審公子里第。末由上聞。生怫然曰。吾嘗語若曹矣。汝縱老昧。豈迷樓亦健忘耶。迷樓聞生聲。款步出迎。囁其鶯聲曰。公子何久不至。令人望眼欲穿矣。生一見迷樓滿腔忿怒。頓歸無何有之鄉。卽上前攜其手曰。余何處不尋到卿。乃在是之特妖狐工媚。稍施軟玉溫鄉之蠱惑術。生卽神魂顛倒矣。

一夕。生過迷樓居。其母出迎。謂往天竺進香未旋。生欲入臥內少待。母有難色。生訝之。固欲入。其母無如何。讓之行。甫經廊下。卽聞迷樓笑語聲。至室外。從窗隙窺之。見迷樓

方與一美少撲而親吻憐我憐卿正在佳境生忿火中熾厲聲責其母曰室中爲誰曰張公子生不語直闖入室張與迷樓力柔情繒綻之際乍見生入怒詈曰何處狂奴擾人佳興生聞言益怒趨而前奮拳相揮張亦報之迷樓不能周旋於兩情人之間作壁上觀而已既而張北生憤稍解乃釋之其家人旋來舁之歸

吾今當告諸君迷樓曷由識張者先是迷樓以伍生嬖倖故凡客之造訪者悉淡遇之以博生歡及生旋里空庭冷落墮草叢長迷樓不甘岑寂因徙其居掩人聲揚于諸舊歡舊歡復漸至張適來東甌作汗漫遊於軟筵舞席間一遇迷樓大爲傾心解以玉珮貽以明珠纏頭一擲千金勿吝迷樓暗其豪富復以前之餌生者餌之當生蕩舟湖上之夜適張與迷樓亦作鼓棹遊生所見之舟中美少蓋卽張也是時張旣昇歸迷樓趨往慰生生盛氣不應迷樓泣而訴曰妾自恨墮入風塵致失天賦自由使公子受累至此彼張氏者乃阿母也其多金強妾應之妾豈食前言幸公子稍念當年香火情母決絕乃爾言次伏生臂而泣生此時又不禁將憐香愛玉之心動盪於方寸間遂輒笑顏交好如初從此仍朝對名花夜擁麗姬仙仙乎殆不知浩劫之將至

一日生方在寓修書。忽數衙役叩關入。聲稱奉札捕黨人。沟沟繫生去。至仁和邑署。令指爲湘亂餘黨。強之招認。蓋時值唐烈士在常有湘起義之後。生聞言訝。力辯其誣。侃侃而談。令爲動。客乃以待質繫之入獄。

生幾經風潮。又失調養。遂病於獄。幸友人於各處爲之斡旋。始得延醫進。然病入膏肓。已不及救。大漸之日。夫人自蘇至。生執其腕而泣曰。自與罪結縛以來。琴瑟靜好。唱隨彌篤。今不幸蓬宮赴召。同命之鳥。人天永隔。慘莫甚矣。惟是寸心耿耿。不能無所留贈。後人卿倘念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可將吾與迷樓交好。及受誣始末。普告世之與我同病者。俾懸爲殷鑒。屠刀遽投立登。佛地是則。吾一死而足。樞喝恒河沙數之青年。好色者。夜臺朽骨。亦瞑目矣。若夫賢卿盛德。惟有效犬馬於來生耳。夫人聞言。亦和之泣。柏舟之痛。其何如耶。生旣喪事。遂寢。殯後。夫人挈棺歸里。開我東閣門。坐我西閣牀。遂作姪娥之終。寡不復問繁華事矣。

其後張之家人漸洩其事於人。蓋張翁督學粵嶺時。仁和令出其門下。張因暮夜謁令。而以生名進。令信之焉。事聞於鄉人。思有以反坐之。以無確據。而寢。迷樓嗣後。遂去越。

之鄂理舊業於漢皋。餽術雖工。丰韵頓衰。生涯寂寞矣。吳下某君嘗賦詩以悼生有巫峯雲雨三更夢。江上琵琶一晚風之句。皆官錄也。

定夷曰。世之亡身者莫易於狹邪。遊世之傾家者亦莫易於狹邪。遊入其中者如沉擊海。如墮迷津。將不知所底矣。夫燕語鶯啼本勾欄之長技。攀花折柳豈儒生之所宜。乃多士不察。甘投陷井。倚紅偎翠。揮霍曲院之金暮雨。朝雲徵逐笙歌之隊。甚矣其惑也。縱爾深情款款。奈彼所綱繆者徒仗金錢。何若伍生者。甚至情場起釁。遽爾力爭仇家。挾嫌含冤沒世。其得禍尤烈。予聞之悚然懼焉。書之以當狎邪者之暮鼓晨鐘。是亦區區之微意云爾。

定夷又曰。有清晚年。黨獄大興。位高者妄羅無辜。以快心。位卑者希冀上意。以干祿殺戮。之慘。駕漢唐宋明諸黨禍而上之國祚。之不永。革命之速成。殆亦激之使然歟。

小義烈說 梅影小傳

距毘陵三十里。大江之濱。有通江鎮者。土堡也。其民聚族而居。一堡之中。巢氏過半。族有仲良者。操岐黃術。故取范仲淹不爲良。相願爲良醫之言。以命名家。僅四人。妻氏費。費亦一鄉巨族也。子名絳哥。年甫五齡。有婢曰梅影。泰興產也。偶值歲饑。其父携之渡江。以八串鬻於巢家。略爲浣濯。居然一好女子也。性機警。且篤實。夫婦頗寵。信之居年餘。仲良將置爲簉室。以年齒尙稚。待而後行。梅影又善迎兒童。性情絳哥戀之甚。於戀母。主婦遂令伴絳哥宿。又越一載。梅影已届瓜期。方將擇吉成禮。而忽遭無忘之災。

鄰居有設賭者。亦巢姓也。呼盧喝雉。秉燭夜遊。偶不戒於火。全屋焚如。延及隣室。仲良夫婦正酣睡間。未之知也。梅影自夢中驚覺。見窗外紅光閃爍。室中黑霧迷漫。心知有異。急拔關起視。萬丈怒燄。已及庭畔。欲往叩仲良寢室。樓梯爲火焰所蔽。不能張視。蓋梅宿樓下。仲良夫婦居樓上。梅時惶急。萬狀惟冀仲良夫婦或先逸出。乃急挾絳哥外行。見重門封閉如故。始知主人夫婦確在室內。返身再入。則火勢已逼不得已。獨懷絳

哥出一霎時間。巢宅盡成焦土。既痛主人之被難。又傷屋宇之無存。恨不立從仲良夫婦於泉下。第以絳哥在抱宗嗣爲重。不得不視息人間。天色旣明。火光亦熄。戚族之聞其事者絡繹來巢氏探問。覩此慘目。情景羣爲浩歎。不置梅更泣告衆人。以詳情。衆愈不忍聞。多洒淚雪涕者。或以食畀梅影。俾與絳哥果腹。或以錢周梅影。自半元至一元。不等。俾作日後生計。梅影領之。泥首稱謝而已。

仲良有族兄曰新吾。家有破屋數椽。久無人居。梅因賃其屋。敗垣破扉。差堪蔽風雨耳。自後梅遂依針黹度日。雖不工於女紅。尙能勉力爲之。絳哥初失怙恃。猶日夜哭泣。久而久之。遂亦忘懷。兩人形影相依。尤日望絳哥之長成。俾得遣之入學紹承箕裘。而距知橫逆云來。又逢刦運耶。

鄉有費大全者。仕清爲部郎。鎮無巨室。部郎秩不過五品。已足誇耀。一鄉年未半百。退居林下。伯道無兒。遂謀蓄妾。聞梅影有殊色。因使人說之。梅影婉辭以謝。大全不諒真意。以爲梅影之婉辭實小女子常態。遣使再往。梅影再拒之。使凡四往。而梅遇之迭次。加厲。遂觸大全之怒。謂以部郎之尊力。竟不及一婢女。固欲得之。夜半令從者三五輩。

排闥入梅居。欲刦之行。梅見惡奴勢衆。知難力敵。乃語於衆曰。能全此孺子者。吾當與俱行。不則誓死不從。衆僉曰可。卽促梅行。梅乃置絳哥於抱時。絳哥爲惡奴所驚。狀若木雞。梅顧而歎曰。絳哥有予在。決不苦若。能全主人之後。雖粉身糜骨。余亦甘之。而况爲人造室乎。

旋至費家。梅見大全。指而詈曰。汝亦人也。何狂悖若是。吾主母僅此骨血。撫育之任。惟予是責。而汝竟狂悖若是。獨忘身爲叔父乎。蓋人全爲仲良。遠房叔岳也。乃大全涎梅色。聞所言。不以爲忤。反笑顧之。曰。召汝來別無他意。卽爲汝主母也。吾以汝居處卑陋。於絳哥殊不適。故使汝來同居。何申申詈人學三家。村老嫗也。梅影見大全冷嘲益不勝。其憤嗤之曰。謝汝厚意。絳哥與予相處久。從未染疾病。賤骨實不勝大廈。大全見梅倔強。思假威力以迫之。憤然作色曰。賤人不受抬舉。必欲使余動怒籠中之鳥。畏汝飛向天上去乎。言次。又顧惡奴曰。可置之煖室。惡奴應命立挾梅行。顧梅荏弱無能。且手携絳哥。無從抵抗。竟從惡奴往。絳哥見惡奴洶洶之勢。大哭失聲。奴欲撻之。梅爲哀求。乃已。煖室高在樓頭。布置殊精。書案臥具之屬。靡所不有。梅知大全意存叵測。非不欲

效綠珠之墜樓。特一念弱齡稚子，便不得不含淚忍之耳。亡何，大全果入室，忽作和藹之色，笑謂梅曰：「汝視此間較諸三椽破屋，何如？」梅面壁不應。大全又曰：「堂上一呼，堂下百諾，此種幸福，汝獨忍恝然乎？」梅又不之應。大全不能耐，前掣梅手，梅急掉脫。大全逼之益急，梅變色曰：「汝誠衣冠禽獸，謂予畏汝強力耶？」大全曰：「汝旣云然，余且示汝以強力。」梅未及答語，大全已奪絳哥至前置諸身上，遽施鞭朴。絳哥目驚且痛，竭聲呼救。梅見絳哥受笞，雖萬刃攢心，寢以加茲，乃泣而前語。大全曰：「童子何知，遽加橫暴？汝欲辱余，則辱余可耳，何必與童子爲難？」語時，卽往刦絳哥。大全聞梅言，立止鞭朴，謂梅影曰：「汝固不畏強力者，今何如矣？」汝而從予，則錦衣玉食，絳哥亦決不薄待汝，而倔強莫望。絳哥得生，蓋大全明知梅愛絳哥甚於生命，已之威力不足以刦梅，挾絳哥以刦之，則梅影不得不從。梅影聞言，默思事已至此，夫復何言？乃曰：「汝果能始終不負絳哥，余亦當惟命是從。」大全於是立釋絳哥，含笑言曰：「以余家之富，寧多一孺子，噉飯地汝固不必以此爲念。」梅漫應之，摩撫絳哥痛定，思痛絳哥既啜泣不已，梅亦肝腸寸斷。大全雖橫暴見梅影如此義俠，中心不禁怦然而動，默坐室隅，不復。

咄○咄○逼○人○約○半○時○許○絳○哥○止○泣○入○夢○梅○影○方○寸○稍○定○而○窗○外○曙○光○一○線○已○映○射○室○中○梅○影○卽○亦○不○寢○大○全○長○嘆○而○去○

自是而後梅影居然爲費氏側室矣。嫡婦張氏性極悍妬。幸梅無意當夕。張尙能容之。卽大至偶宿其室。梅亦必勸歸正寢。大全固強之。而始允從。絳哥初與梅影同宿。漸遭張氏白眼。浸至惡聲。斥責奴而蓄之。大全劫於閻威。亦未奈何也。梅嘗泣求於張。願以身代張。固難之。益取締梅與絳哥。覬面而幽。絳哥於暗室。絳哥日夜號泣。梅遙聞泣聲。心如刺刃。輾轉無計。久之忽奮然而起曰。余之含垢茹辛者。實以絳哥故。今絳哥如是。余何生爲。願捨此身。保厥孤兒。彼悍婦張氏。誓不恕也。言次憤然出室。將詣正寢。與張爭抗。忽又念曰。吾且先以情動之。若無效果。然後再以强力行之。未爲晚也。思定入見張氏。而語之曰。蒙主婦高誼。出妾與絳哥於患難之中。此心銘感久已。絳哥稚而好弄。常多瀆冒。幸以主母故。憐而恕之。張嗤之曰。汝自顧且不暇。尙爲他人作說客耶。梅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設絳哥爲陌路人。妾亦不能母動於中。而况舊主遺孤乎。妾之初來君家也。主人嘗以善視絳哥爲說。幸推念主人意。釋此可憐之童子。張厲聲曰。汝。

意將欲何爲。余豈薄待絳哥。余家無游手者。絳哥一事莫理。余耐之已久。今日之事。聊警其後顧。容汝嘵舌耶。梅聞言。憤不可遏。然猶極力制之。復進語曰。妾願與絳哥共居暗室。願主婦許之。張曰。汝誠不識好惡。余已忍之又忍。今實忍無可忍。當使汝目擊老娘辣手。看爾有何法力。言次。卽令僕婦往召絳哥。絳哥幾經風波。已如驚弓之鳥。駭極而號。及至室內。見梅在側。疾呼梅姐救我。梅趨而前。欲刲絳哥爲僕婦所格。竟不得前。張顧僕婦曰。可反繫其四肢。懸諸梁間。梅聞此酷毒之言。且驚且急。卽亦不顧僕婦奮力。而前僕婦不意其作勢猛烈。竟爲所蹶。梅乃前撫絳哥甫及其身。張已往後室取杖。至不問爲絳爲梅。迎頭痛擊。梅影身翼。絳哥忍痛受杖。而顛蹶之。僕婦已扶痛而起。憤梅之餘。益助張爲虐。梅兩面受敵。幾至身無完膚。張旋止杖。笑語梅曰。汝固欲之。莫謂余不情也。梅時痛澈肌骨。力已不能支。體猶憤聲。詈之曰。惡人那有好收場。看爾橫行到幾時。余生不能復汝之仇。死亦當褫汝之魄。張於得勝之餘。怒氣已平。遂不之答。仍使僕婦挾絳哥入暗室。

梅旋扶痛歸室。呻吟床席之間。問天無語。顧影自憐。卽平日寵彼之大。全受張箝制。亦

未嘗一來存問。如是者凡三日。日僅略進稀糜。而絳哥之何若亦無從稔知矣。第四日之晨。老嫗來告梅曰。絳哥昨晚。庾斃矣。梅聞凶耗。如青天驚霹靂之聲。椎心大哭。老嫗慰之曰。姨娘母乃爾。主人囑吉守秘。吾不忍使姨娘終處夢中。故舉以相告。今若茲吾何以對主人。主人又何能恕。余言次。大全忽入室。頗聞餘語。怒目視嫗。嫗鼠竄而去。大全顧梅曰。爲惡婦所困。三日不過汝矣。梅不之應。大全撫其額上傷痕。又曰。累汝甚矣。顧惡婦。望子頗切。汝儻獲子。彼亦當刮目相待。梅時忽有所悟。躍然而起。含笑而言曰。妾亦無所苦。此嫡庶間常有之事。不必重爲主婦咎。顧笑容至慘。明示人以強與爲歡者。大全見梅忽作是語。頗不爲信。然梅笑言相承。一如平日。大全遂亦處之怡然。是晚宿於梅室。自此而後。梅力疾操作。於張益柔聲下氣。絳哥之事。張迄不提。梅亦未嘗或問。居月餘。張忽感疾。梅欣然曰。吾當爲童子復仇矣。月來病骨支離。去死不遠。倘失此機會。後顧茫茫。更無希望。蓋復仇之心。蓄之已久。特以張氏力强。明知不敵。故耐心以待時機。今張忽焉臥病。正絕好機會也。語次。卽至張室。問緩噓寒。藉探病情。則張方重熱。語梅大喜。潛至廚下。取菜刀藏諸身畔。仍往病室。幸無人在。時爲義憤所激。縛鷄無

力。之。弱。腕。忽。覺。孔。健。有。力。猛。揭。其。被。舉。刃。戮。之。張。於。迷。憫。之。中。竟。不。知。抗。拒。也。手。足。暴。跳。少。頃。聲。始。寂。然。室。外。有。僕。婦。聞。室。中。作。異。聲。疾。趨。而。進。見。梅。仰。坐。椅。上。手。持。鮮。血。淋。漓。之。廚。刀。病。榻。之。前。萬。點。紅。冰。腥。羶。觸。鼻。驚。極。而。呼。梅。見。人。至。急。遺。廚。刀。於。地。取。手。上。約。指。舉。而。吞。之。大。全。聞。僕。婦。呼。聲。疾。趨。而。至。見。室。中。情。狀。方。欲。詢。梅。梅。已。起。立。言。曰。悍。婦。虐。斃。絳。哥。吾。已。手。刃。之。殺。人。者。死。余。亦。萬。無。生。理。任。汝。處。治。大。全。既。痛。張。氏。之。死。又。戀。梅。影。之。色。竟。不。知。所。爲。方。躡。躇。間。梅。忽。身。向。後。仆。肝。腸。迸。裂。而。死。大。全。始。悉。其。服。毒。爲。之。驚。歎。不。已。旋。爲。二。人。治。喪。梅。則。別。營。墓。穴。以。葬。之。使。絳。哥。爲。附。從。其。生。前。之。志。也。定。夷。曰。程。嬰。杵。臼。全。人。之。孤。至。今。稱。道。弗。衰。梅。影。之。志。寧。獨。異。是。乃。天。不。厭。禍。頻。降。之。災。大。全。劫。於。前。張。氏。虐。於。後。遂。令。責。志。以。沒。惜。哉。然。而。慷。慨。復。仇。從。容。就。義。侍。婢。如。是。足。爲。形。管。流。芳。矣。

# 鶻嬪血

秣陵莫愁湖爲大江以南名勝之區。荷塘柳陌茂絕當年。幾經喪勝蹟蕩然矣。距湖里許有烈婦塚者爲湖濱名勝之一。青草茫茫白楊瑟瑟斷碣殘碑彷彿猶存。相傳爲杜鵑嬪之幽宅。自歷紅羊浩劫此荒烟野蔓之墓穴遂夷爲邱墟而一二野老遺逸猶有能道鶻嬪之逸事者。

鶻嬪姓杜廣陵產也。父業鹹財雄一方。生平有季常懼未敢蓄妾。置媵年逾不惑。宗嗣猶虛膝下。僅此掌珠耳。鶻嬪襁褓秀美。穎悟異常年。稍長父延名宿教之。讀琅琅上口。過目不忘。銀蟾窺窓銅壺漏水。猶聞若夜讀聲。朗朗如出金石。父恆笑語人曰。此吾家女博士也。

風雲不測。萱草遽萎。某歲廣陵大疫。鶻嬪之母遽赴召瑤池。杜翁方以無嗣爲憾。因取王氏女。主中饋。家遭不造。蘆花變生王故。魔女遺孽。悍潑性成。常虐遇鶻嬪。閨威炙手。黔驥無技。翁雖心憫。鶻嬪際遇而又無可如何。於王氏乃昊天不弔。玉樓忽召翁旋中。

寒感疾。盧扁無靈。委頓經旬。亦竟駕鶴西遊。鵠嬪年未及笄。鷄鳥失哺。屋烏誰贍。萱蔭殘凋。椿又謝鳥私未報。枉呼天命之不猶。曷勝浩歎。

杜翁旣喪。王以徐娘丰韻。乍當中年。五陵裘馬三姓。錦衣日垂涎其旁。王亦不耐空谷幽居。獨依淒涼之嫠幃。迺作墜樓燕子。私挾家資之過半。以去而托鵠嬪於姨丈張某。張故博徒。呼盧喝雉。揮金如土。旣掌鵠嬪。即產鳩占鵠巢。驟作富家翁。博益豪然。屢戰屢北。旬日之間。於其貲財已盡。食過矣。始尙以禮遇鵠嬪。旣則喧賓奪主。奴而視之。鵠嬪雖心悲所託。非人而曙。後孤星將伯。誰屬惟自怨。自艾。竊歎我生之不辰耳。

年華遷流。疾於飛矢。鵠嬪依其姨丈者。忽忽三載。年已及笄矣。歲冬某日。張以負債無償。在家獨酌。適博友某過訪。鵠嬪不及迴避。正視而入。某故市井無賴。深有城府者。一見驚絕。因語張曰。若橫中深藏連城之寶。顧猶以貧欺余耶。張力言其誣。某笑曰。適所入者非子。常日所言之令甥女耶。以彼姿首鬻入青樓。富可立致也。張恍然曰。固所願也。但無從覓主。奈何。某曰。巷南趙氏。嬪慣作此種生涯。余當偕子往懇之事。或有成也。張以爲然。遂偕過趙氏居。某先爲張道來意。趙諾之。惟須鵠嬪親臨其居。一覩姿色。張

躊躇曰。妮子性執拗。若使之來。是恐難能可否。重煩玉趾。惠降寒舍。一行。趙初有難色。經某一再慇懃。卒允之。因從張至其居。托名鄉親入晤。鵝嬪蘭姿蕙質。固我見猶憐者。趙亦爲之心折。私語張曰。明晨可過我俟回音。事成當厚謝老身也。張唯唯。趙乃辭去。明日張如約過趙。趙娘笑語出迎。寒暄竟。張詢昨日事。趙娘曰。幸不辱命。已得端倪。惟身價一層。尙須與子商訂。張曰。若個好女郎。非三百金莫辦。趙嬪笑曰。子誠坐井觀天。一個黃髮女孩。便值得如許乎。界爾八十金多矣。張少之。趙又曰。若然。余不能爲子効力。前途原不需人。予不知經幾許唇舌。始獲首肯。子猶以身價太微乎。余誠不能爲子効力矣。張不獲已。乃諾之。因與趙期明日署券。取金趙領之。鬼蜮之謀。於是告成。而彼人美如玉。命薄如雲之鵝嬪。更深入劫運。一重矣。

蛇蠍蟄人。乘於不覺。張歸給鵝嬪曰。汝父墓穴。被人蹂躪。明日吾當挈汝往視之。鵝嬪不知其詐。以爲其天良忽現。念及泉下人也。明晨餐既。鵝嬪遂從張乘舟。行風激浪。飛瞬息數里。張令舟子繫纜岸旁。作午膳而已。則往岸上。購物囑鵝嬪靜待。迨至午雞報晝。日影西斜。張猶不歸。鵝嬪心竊訝之。然終不料其酷毒。乃爾。

俄頃忽一婦人至慄惲之氣令人生畏鵠娘急呼舟子問伊誰而婦已先入艙止之曰汝母驚怖汝姨丈已鬻汝爲吾家搖錢樹矣鵠娘驚問之婦具以告鵠娘痛澈心髓不知所措惟向隅而泣婦始笑慰之不顧恫赫之又不顧穠鮮嬌豔之枝直如經雨梨花旣而婦令舟子解纜行約里許抵其家強鵠娘入鵠娘末如之何乃從之歸姊妹行羣來窺視吃吃作笑語鵠娘心竊羞之念我生何辜墮此火坑苟以強力相脅者惟有步綠珠之後塵耳

鵠娘自落風塵後聲色偶違夏楚立至甚矣假母之刻毒也鵠娘以不勝苦楚乃許爲客侑觴惟誓不失身於紈袴假母虞有他變亦姑聽之不復强作夜度娘時林下有某公者鄂人也嘗觀察庾嶺慕平山堂廿四橋諸名勝偶來廣陵適遇鵠娘於歌筵舞席間大有眷戀之意時過妝臺而鵠娘若卽若離每於酒酣耳熱時輒爲宛轉淒楚之言蓋其志趨與境遇有難言之隱一日公又往訪室無他人因詢以身世則淚珠如綆泣不可仰再問之放聲哭公知有異慰之曰汝母泣吾祝汝非風塵中人物苟有所苦吾必竭力援之盍先語我以實鵠娘因詳述身世紅顏慘白襟淚淋浪公亦惻然允爲援

手鵠嬢起而拜謝。公扶之曰：「余老矣，不敢玷爾。白璧以干造化之怒，意欲認汝爲義女，可乎？」鵠嬢辭不敢。既而允之。拜訖如禮。公卽以千金爲之脫籍。而此紅粉絕世姿，始復有一線生人趣。公旋爲之作伐，適金陵。王生王字絢，仲爲公猶子。行性情洒落有名士。風適抱鼓盆之痛，中饋無主。得公爲之撮合，遂涓吉成禮。公親送至金陵，妝奩之盛，賓從之衆，鄰里贖嘖稱羨。歎某公之難得，由是雙玉人郎唱儂，隨幾疑天上女牛誤謫人間矣。

桃符萬戶競報新聲。元旦之夕，生夫婦方作黑話鄉遊，忽爲異聲驚寤。迷惘之中，似聞鄰居呼號聲。男女紛沓，聲亟披衣而起，則已紅雲漫天，烟霧幕蓋矣。始知鄰家失慎，祝融肆威，拔關而出，則烈燄騰空，光芒萬丈，不可響邇。所幸全眷先已逃出，焚屋不至傷人。惟是家固不豐廬舍，而外別無長物。一旦遭此浩劫，衣食寢處頓失所資，傷心慘目。有不堪言狀者，時或乞援親故，則世態炎涼，人情冷暖，平時肝胆相示者，今亦白眼橫加。間有一二相助者，涓滴之微，所補無幾。鵠嬢見夫婿之咄咄，書空仰屋，興嗟也慰勸。無辭徒勞，飲泣惟有自憐。命薄貽累他人耳。

一日鵠嬢語生曰君家無一瓦之覆一壘之植以庇而爲生其何能久持妾頃晤東鄰趙姥謂本地某富商欲置簉室妾已自爲毛遂事苟得諸君得其貲妾得其所此中委曲妾籌之熟矣幸君母責妾太忍生聞其言驚詫不知所對竊念彼其之子胡爲驟變厥心抑以不忍夫兒之嗷嗷待斃舍己以耘人耶俛仰久之乃曰卿過矣吾兩人自結缡以來於茲三載琴瑟靜好絕無間言吾雖不德何忍賣妻求活重貽士林羞靈偕子而死毋捐子而生卿願毋復懷此妄念鵠嬢笑曰君言殆亦不免兒女情長矣君爲一家之主責任之重較妾大殊兒輩雖稚然宗嗣攸繼亦較妾爲重惟妾可以去惟妾去可以存君等而延先人血脉此何時耶顧君可以私情爲重耶生心雖非之然以言詞鄭重未由責難遂置不語逾日別醮之議定矣鵠嬢不欲多取身價僅索五百金及期商以吉輿來迎鵠嬢慨然登輿絕無戀戀意生揮淚目送之竊訝其忍以爲身出青樓究不足恃惟歎向者之冥冥而已

鵠嬢至商家見賀客盈庭姬妾環列商年踰不惑面貌清癯鵠嬢次第瞻謁如禮商見鵠嬢貌既映麗舉止又落落大方喜甚卽夕設筵款客備極豐盛商固嗜膾者當此

心醉之餘。又經衆賓勸觴。不覺飲過於量。玉山頽矣。衆人扶入洞房。戲譖鶻嬪曰。予等無狀。誤人良辰。幸勿申申詈人也。語次鬪笑而出。

林霜有痕。簷月無色。夜涼如水。蓮漏沉沉。鶻嬪危坐洞房中。聞內外人聲俱寂。商猶醺然沉醉。迺仰天而歎曰。志士仁人有殺生以成仁。母求生以害仁。遺臭流芳。蓋棺論定。余從此長逝人世矣。於是起而握管。展牋口囁。臂血作書。遺王生走筆。廿餘分鐘時。覺頭汗涔涔。雙瞳作痛。蓋芳心寸斷。血淚已枯矣。旣又遙祝曰。王郎王郎。薄命人去矣。吾兩人情好正篤。藉非萬不得已。何忍拋君而入鬼道。願郎諒余苦衷。魂果有知。當夢與郎把晤也。祝罷。因懸帶於梁。而登之一剎那間。魂斷雉經。遽登極樂世界。

明晨商醉解偶。念宵來事苦不能記憶。思就鶻嬪而詢之。則芙蓉帳中玉人影渺異而起視。則見鶻娘高懸梁間。華鬟已歸。炳利天矣。商驚而急呼。家衆畢集。羣爲傷悼。然究不知其致死之由也。商因指鶻嬪而歎曰。吾與若夙無仇怨。奈何以人命累余且汝之來也。出於兩造之樂。願又非余所强迫。今若此。其奈何。時衆人已將鶻嬪解下。撫之。如冰知難。救藥忽於襟內得一函。面署王郎。王郎千萬莫忘八字。以呈於商。商見並未封。

緘。卽取誦之。誦竟。大爲感歎。語衆人曰。烈婦也。若曹幸重視之。爲我請王先生來。余當親晤。生者以了死者。以志也。家人如命而去。

此時王生何如者。生自鵠嬢去後。忽若有所失。琅琅雪涕。淚浮青衿。並以兒曹依依膝下。驟失慈愛之繼母。或啼或號。益爲腸斷。心碎。幾於不可終日。方傷悼間。忽來靈符一道。則青鳥使至。延生過某商居。生卽命駕而往。一見鵠嬢。痛極而絕。商命家人救之。甦。略爲道昨日事。並謂生曰。君夫人貞節之操。足貫兩間。幸僕未玷及。不然。尙何面目見人耶。生唯唯。其狀殆去瘋狂。不遠。商又授以鵠嬢遺書。生展覽之。則嫣紅滿紙血色。猶鮮。復爲泣下。卒誦之曰。

絢。伸。吾。夫。長。別。自。入。君。家。轉。瞬。三。載。縊。縊。之。情。有。加。無。已。方。期。長。享。唱。隨。之。樂。共。登。期。顧。之。年。詎。意。變。生。倉。猝。淪。胥。吾。家。入。如。此。悲。慘。之。境。妾。生。則。徒。累。君。以。口。腹。妾。死。則。或。可。全。闔。家。性。命。故。忍。而。出。此。非。腸。鐵。肝。冰。樂。於。絕。人。逃。世。也。惟。是。耿。耿。寸。衷。尙。有。留。言。於。君。者。人。生。莫。不。有。死。若。義。所。當。死。死。樂。於。生。幸。君。勿。以。妾。中。道。相。捐。淒。然。弔。影。或。萌。殉。情。忘。念。或。生。厭。世。悲。觀。致。兒。輩。遭。失。哺。之。痛。先。人。有。斬。嗣。之。慘。如。是。則。

妾死不僅無益。適以禍君。雖糜骨粉身亦難購其辜。於萬一矣。人自呱呱墮地。秉父母之氣質。受父母之教養。此身卽父母之身。不毀髮膚。乃是至孝。幸君重視己身。并善視兒輩。此後發揚蹈厲。振翮雲衢。爲生民造福。爲祖先增輝。餘助所被。惠及泉壤。衰草淒淒。悲風瑟瑟。夜台之鬼寧矣。抑又有請於君者。妾之死也。母干商家切勿與之興訟。吾家室雖焚。如屋基尙在。值此艱難之時。必無興築之資。可畀諸商。以償其失。俾妾屍得歸王氏。庶乎兩全其道。泉下之目瞑矣。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聆妾言。其能曲從之乎。存歿之情。言盡於此。春寒料峭。幸爲國家珍攝。母以妾爲念。愛妻鵠娘。泣留。

生讀竟。涕淚縱橫。咽不能語。旋議殯事。商曰。君夫人貞烈。貫金石。令僕五體拜倒矣。未竟之志。余自當玉成之。殮後。君請挈棺歸葬。至以尊基畀僕之說。僕不敢受。昨者之款。卽贈君作殮資。言次取鵠娘身契就火焚之。

長楸古柏。衰草夕陽。莫愁湖畔。一青塚。壘然存矣。蓋生已挈鵠娘之棺葬於土與廬家。莫愁同有千秋。旋有人爲上其事於大府。請旌表焉。生從此空呼負負。不復言娶。因

設帳於家。親課諸兒。鶻娘無出兒。皆前妻所生也。旣長。王生次第爲之授室。一日喟然言曰。鶻娘欲我教子成人。不絕宗嗣。今幸不負逝者之志。可以報鶻娘矣。乃削髮爲僧。遯跡青山。伴古佛青燈。以求懺悔。後遂不知所終。

定夷曰。使鶻娘而能夫榮妻貴。壽考終身。亦五濁世中之洪福也。胡爲昊天不弔厄之毀巢。使不得保其令終。其情亦可哀已。雖然。天不欲奇女子之與草木同腐。故刼其身於前。而成其名於後。俾英聲休烈。與天地同壽。是人之所謂不幸。正鶻娘之大幸也。而王生能竟女志。卒報女節。亦可風焉。

# 小說集錦

李定夷編著

劉捷

劉氏爲毘陵望族。有宦於山左者。南劉之遺裔也。宦者字嘯翁。居東魯三十餘年。歷任定陶高唐魚臺諸邑令。聽鼓省垣時。有以僕役荐者。其人狀貌誠樸。翁嘉納之。錫姓劉。命名捷。以取捷報之吉兆也。捷略能識字。從翁十餘年。克勤厥職。翁任魚臺時。有殺人者。暮夜進金。以求開脫。翁納之。捷聞其事。言於翁曰。居官首當爲民除害。若任兇人道。逢法外良民。無安枕日矣。且主人春秋已高。公子紈袴成性。悖入者安見他日不悖出乎。翁感其言。立却賄金。置殺人者於典。翁累任頗著政聲。捷與有力焉。翁嗣卒於魚臺。官舍易簷之夕。召其少君貽郎而囑之曰。汝也幼失所恃。上無伯叔。終鮮兄弟。今余又將長逝矣。此後繼<sub>社</sub>青箱振作家聲。惟汝是責。汝其努力爲之。劉捷血心人。且富於經驗。足以輔汝之不逮。勿以奴僕故。而輕視之。又召捷諭之曰。汝從余幾二十載。潔身自好。始終未嘗有失。今老而無家。吾甚憐汝。畀爾五百金。異日或與貽公子。有忤者。即以。

此爲汝終養之資。然母以養金有恃，輕捨公子而去。捷受命惟謹，喪禮既成，扶柩回籍。捷奉少夫人以從，貽郎素嗜博，一朝得主家財，惟所欲爲。呼盧喝雉，日與羣小爲伍。捷屢泣諫，勿顧也。旋惡其喋喋不休，逐諸門外。捷涕泣求留，貽郎不許。捷徘徊門外，終夜不去。貽郎又遣人逐之，捷仰天長嘆曰：「老奴死無以見主人於泉壤矣！」號泣而去。由是賄益無忌，憚羣小，陷之屢博，屢負寢至市，及平泉草木爲孤注之擲，終且負債山積矣。夫人林氏，本山左宦室女。翁聽鼓魯垣時，所娶者泥於以順爲正之古訓，從未有一言之諍諫。洎乎今日高梁文繡之身，世遂作牛衣對泣之夫婦。乃貽郎異想天開，忽生鬻妻妄念，謂既去口腹之累，又獲絕大之利，一舉兩得，無出於此。因商諸博友某，某力贊其議，並爲之謀議定。歸語林氏曰：「蘇垣有急足，至謂大姑疾革，招汝往訣。蓋翁有妹賓、蘇垣、陸氏，老而無後，與林殊相得，年必數往還也。」林聞姑病，中心大戚，立請往蘇。並浼貽郎偕行。貽郎諾之，明日遂買舟過吳門。舟旣榜岸，已有肩輿候道。左貽郎趨林先行，林從之登輿而去。旋抵一家，一老嫗迎之入室。有白眉神，趨林展拜。林知有異，急詢姑所在，嫗曰：「誰爲汝姑？」汝已鬻爲吾家搖錢樹，當向神祈福也。林至此始知身投陷。

穿。墮。甚。以。首。觸。壁。願。求。速。死。不。意。重。擗。嫗。怒。喝。健。婦。數。人。挾。人。後。舍。盡。褫。其。衣。以。索。繫。手。足。懸。諸。梁。間。日。鞭。數。十。下。體。無。完。膚。林。懷。孕。已。兩。月。愈。不。勝。此。痛。楚。嫗。曰。從。則。錦。衣。玉。食。不。則。當。益。以。苛。刑。令。汝。飽。嘗。此。中。風。味。林。自。分。必。無。生。理。因。絕。食。求。死。嫗。沒。奈。何。也。時。貽。郎。鬻。妻。事。喧。傳。毗。陵。蓋。郎。既。挾。貲。歸。博。益。豪。偶。與。賭。友。某。甲。口。角。遂。啓。衝。突。甲。舉。以。語。人。一。以。傳。十。十。以。傳。百。劉。之。戚。族。靡。不。知。之。貽。郎。懼。衆。詰。責。星。夜。他。遁。事。聞。於。捷。大。爲。驚。訝。急。覓。某。甲。賄。以。重。金。甲。盡。情。以。告。並。願。共。赴。蘇。垣。捷。然。之。遂。與。俱。行。至。吳。門。甲。導。捷。至。嫗。家。捷。恐。唐。突。干。戾。詢。諸。鄰。居。則。稿。有。其。事。邇。者。幽。諸。別。室。僅。奄。奄。一。息。矣。因。請。鄰。居。爲。之。介。紹。往。與。嫗。晤。責。嫗。以。買。良。爲。娼。私。刑。威。逼。之。罪。嫗。大。怒。呵。健。婦。共。逐。之。捷。不。得。已。又。請。鄰。居。轉。語。於。嫗。願。代。償。身。價。嫗。固。極。狡。滑。者。聞。所。言。以。爲。奇。貨。可。居。索。值。殊。昂。捷。請。少。減。嫗。不。之。允。無。已。捷。乃。囑。嫗。善。事。林。氏。復。歸。毘。陵。告。貸。於。諸。劉。及。戚。鄙。詎。料。世。態。炎。涼。人。情。澆。薄。捷。奔。走。幾。竭。於。力。而。所。事。猶。無。成。效。卽。偶。有。能。佽。助。者。塵。露。之。微。於。事。無。濟。後。訪。知。元。和。令。與。嘯。翁。有。年。誼。復。至。吳。門。訴。諸。於。令。慷。慨。陳。辭。令。爲。動。容。提。嫗。至。案。責。以。始。則。買。良。繼。則。居。奇。之。罪。嫗。猶。呶。呶。稱。冤。令。大。怒。杖。而。逐。之。判。

以林氏交捷。捷迎入旅邸。泣而拜曰。老奴不能爲劉氏捍患。乃至累及夫人。噫。罪通於天。罪通於天。林氏熟視有間。悲噎不能語。久之。詢捷以行止。捷曰。毘陵多隱患。且夫人子。然無依。不如至山左。依舅太夫人之爲愈。林然其議。在蘇休養旬餘。捷遂奉之至山左。與林太夫人同居。後林生子。捷猶撫之。其事去今幾二十載。按捷年齡當已期頤。惟與毘陵久疎音訊。末由卜其存亡矣。

定夷曰。捷其臧獲中之聖者歟。豢養之恩始終不忘。稽其生平所爲。雖不赫赫驚人。然於衰世得之。已如魯殿靈光。且移風易俗。正在平易正直之事。君子不立異以鳴高。此之謂歟。

## 石樵

皖之石埭。民俗强悍。地多萑苻。而郊坰間尤甚。離城三十里許。有五家村者。著名盜藪也。村中居民實不止五家。之數。五家之稱。沿襲舊名。由來久矣。村南有百花莊者。相距不逾十里。莊內多殷實之家。羣盜垂涎其側。久視爲砧上肉。樵夫石某。佚其名。莊中人也。家貧長而未娶。僅有老母。形影相依。性至孝。且慷慨好義。膂力過人。鄉曲有不平者。

石必以武力代平之排難解紛隱有朱家郭解之遺風鄉人以其正直無偏莫不敬畏之間有餽以酒食俾濟菽水之不足石間或受之從未致謝採樵之暇則集莊中少年教以技擊術隱以兵法部勒之嘗語於衆曰吾莊多慢藏誨盜者異日隱憂正難逆料不可不綢繆於未雨時也鄰居陳氏莊之富戶也陳翁性慈祥平居濟石尤厚心常德之一夕石正作黑酣鄉遊忽爲鄰居人聲驚寤心知有異急拔關出視則盜集陳居縛其人刦其財石義心陡發急入室取樵刀奔赴陳居首遇一盜直奔之刀落斷指盜踣石乃操刀疾呼奔赴內室盜凡五六人素聞石勇見石至羣棄物汎敵石持刀左右飛舞羣盜莫能前時莊中少年聞警相率持械至石氣益壯盜見衆寡不敵乘間遁去石語衆少年曰盜黨必衆莊外恐有埋伏窮寇勿追衆以爲然遂止不前石乃爲陳氏諸人釋縛陳翁感石莫銘欲率家人羅拜石引避勿追語翁曰受人知者分人憂受人恩者急人難余雖無七郎之賢而心矜其言久矣翁欲宴衆壓驚石又辭之率衆引去至家忽失母所在徧覓不得石大慟逆料必爲羣盜劫去因徧詢居鄰或謂羣盜去時確有自石家出者或謂見盜挾婦人而遁惟夜色迷離不知其爲誰何石稔其確乃隻身

奔赴五家村。蓋羣盜中石有識之者爲五家村人。以故知羣盜卽五家村之盜。或勸其勿往。石曰：母死吾何生？爲逕行不顧。途遇一人呼曰：石郎降！釋其母。不降殺其母。石知爲盜急飛步往執之。詢以母所在。盜笑不語。石以刀加諸其頸。威之使言。盜又高呼如前。且曰：殺我無濟於若。徒累乃母耳。石曰：就若意當何如？盜曰：降耳。石曰：若茲且引余面爾黨魁盜。曰：無庸乃爾。降與否與余設誓可矣。石請先往視母盜允之。引至五家村抵一家。石母坐堂上。羣盜十餘人伴焉。見石至。僉曰：石郎來矣。降則錦衣玉食與衆同福。不則母子莫想生還。石聞言怒火中熾。幾不可忍。顧以老母故。猶力忍之。衆又迫之。降石。此時螺腸九迴。不知所可繼。乃泣語母曰：阿母恕兒。兒此際方寸撩亂。不能自主矣。與其禍及阿母。無寧失足爲盜。幸母鑒兒之苦衷也。

石母正色曰：兒亦欲作此砍頭事耶？石聆母言。瞠目不敢對。木立有間。乃曰：爲盜與否等是砍頭兒。今惟爲阿母計。一身禍福胥所不顧。幸母母以兒爲念。石母曰：咄！余畏死耶？時盜在旁。慇懃石曰：大丈夫作事亦猶豫。忸怩學作婦人態耶？再若茲。余輩不復逞子矣。石曰：余意已決。今後願執鞭相從。惟有兩事須就商。衆急詢之。石曰：余今當先。

奉母返家歸措家事允乎否乎衆諾之石又曰百花莊多良善今後勿相犯允乎否乎羣盜初有難色旣亦允之石乃降折箭爲誓以立信焉旋奉母返家母痛責之并命石偕遁避禍石曰旣允之矣胡能反悔兒今後誓爲民鋤害不侮良善一人母其少慰乎會陳翁聞石母歸親詣石宅問候石迎之告以其情翁喟然曰余累爾甚矣今後令堂甘旨余當代盡子職若得脫身機會幸早日歸休盜坑中非可久居也石領之旋叩辭其母並與陳翁握手別而去自是厥後遂與羣盜爲伍矣春風秋月荏苒三年一夕石偶自外歸聞荒林中有女子嚶嚶啜泣聲竊念曰荒郊夜半飲泣吞聲彼姝者子殆必大有冤抑在霎時間仗義之心油然而生因奔至泣聲處卽而視之一亭亭好女子也見石至急隱身樹後石前詢其故女泣而不答石又詢之并曰苟有所苦余當勉爲將伯也女仰視石曰薄命女自分至死無人過問不圖與義士萍水相逢又慨然許以相助感何如之特余之所苦有非義士所能爲力者石曰試爲余言之女乃述曰余爲城南陳氏之妾主人向宦於浙歸田已三年嫡室李氏惡妾彌甚居常動以鞭朴相加主人有季常懼黔驥無技末奈之何邇者因事至洪都行已三旬李氏視余益酷今更逐諸

門外謂敢再履厥庭。死無赦。余躡躅異鄉千里。家山欲歸無路。余固有夫在主人宦浙時。以強力。舊余相從者也。石聆言。旣語女曰。家藏纍纍。莫非貪泉道路所傳。余知之稔。汝今在此少待。余當往汝家一行也。女唯唯。石乃去。約二時許。石復至。告女曰。李氏已爲余所痛笞。挾得千餘金來。當送若。浙女感極而泣。石挈之至五家村。以直情告於衆。并以千金畀衆。取其餘以作川資。衆諾之。石又曰。從諸君三年。許幸無隕越母老矣。崦嵫日薄。異日自漸歸來。尙乞俯鑒苦衷。放余歸養。羣盜勉從其意。石乃挈女至錢塘。俾珠還璧。返焉歸後。仍操樵業奉老母以終。

定夷曰。余草此篇。心幾折焉。夫以樵子而能救災。卹鄰獨禦。羣盜不禁。慨然曰。虬鬚其復生乎。及至計出無奈。身陷爲盜。則爲之惋。借靡既焉。終且憐救弱女。返歸本眞。又乍爲驚喜矣。一樵焉而平生所爲大義。凜然嗚呼。是可傳已。

張紹廉

去毘陵西五十里。有鎮曰呂城。風俗敦龐。民情樸素。雖有街衢市肆。而清冷終年。僅小本貿易。自滬寧鐵道告成。路線橫貫是鎮。交通便利。稍稍繁劇矣。離今二十年前。有

張紹廉者。鎮中人也。生平習儒術。性情慷慨。無頭巾氣。雖家計蕭條。處之晏然。居常課蒙爲生。束脯所入。僅足餬口。某歲館於陳氏。陳爲一鄉望族。有子三人。皆穎悟好讀。父非犁牛子。且駢角賓主師生之間。至相得也。歲暮。紹廉解館歸。陳居去家幾五里。紹廉行至中途。會天雨。不克前進。寄人宇下以避之。聞門內婦女啜泣聲甚哀。自隙窺之。見有婦人方與少女對泣。若爲母也。女者婦曰可憐。嫠婦傷心。幸有嬌娃解頤。余何忍棄。吾掌上明珠。特祖父病劇。汝兄久客不歸。藥餌之需。莫爲將伯。不得不忍而出。此十五年。息息相依之母女。遽爾分割。能勿慟乎。少女曰。阿母止悲事已如斯。痛哭奚益。聞陳家主人待人慈祥。若托身得所。卽爲婢妾。尙較嫁得。偷父目受鞭。達之爲愈。萬一主人憐余母女。使時得與阿母相會。不尤愈於遠嫁異鄉乎。紹廉聞言大爲所動。竊念若彼母女孝道可風。旣目擊其情寔。忍不援手。所謂陳氏者殆卽吾居停耶。盍就近鄰詢之。時天色漸霽。雨點已收。紹廉乃起行適鄰。有老者倚門遊覽。因含笑進詢之。老者曰。彼姓吳。有老翁病垂危矣。有孫樂三經商遠方。家惟一孀媳與孫女存。近以藥餌無資。以孫女鬻與鎮東陳氏。將行成議。頃者之泣。諒因惜別而然。紹廉聆之。怦然若有所悟。

急趣至家。以所携歸。束脯出其半。封裹之。附以僞信。逕至吳家。僞稱樂三托已攜歸。吳氏母女得信。喜甚。固不知其爲贗鼎也。繼詢樂三何時賦歸。紹廉又妄答之。旋卽辭出。至陳家。謁其居。停告以吳宅所聞。請廢前議。惟贈洋之事。隱以勿聞。陳翁聞狀。亦爲動容。語紹廉曰。余固不知此中情由。特憑媒媼之說耳。若茲。余自當取消前言。惟吳家以病而鬻女。今旣廢約。資將安出。先生當有以爲若輩計。紹廉曰。鄙人家道清寒。又值歲暮。自顧不暇。遑恤他人。尙當與賢主人謀之。陳翁躊躇有頃。欲言而止者屢。紹廉悟其意。卽起立告別。陳翁送之門。紹廉復叮嚀之。速令媒媼謝絕。吳氏翁又領之。卽遣媒毀前議。吳氏母女遂賴紹廉以保全居。旬餘。吳翁沒矣。家徒壁立。摒擋爲艱。戚族知好大率貧無擔石。莫能佽助。身死三日。尙未就殮。紹廉聞之。惻然憫焉。思有以助之。而囊空如洗。輒轉籌維。計無所出。不得已往訪陳翁。直以吳家情狀告翁。聞之亦爲浩歎。不置前者。先生語余。時余卽擬助以藥資。第爲數微薄。恐貽先生笑。故赧然色沮者屢。今先生又以相謀。余當以五串作賄。紹廉曰。得賢主人慷慨解囊。余爲吳家多多拜謝。陳

翁聞言乃起立入內攜錢出界紹廉受之。又曰余尙有就商者公以素不相識之人無端惠以厚賄固足令生者殞首死者結草矣。惟吳家室如縣磬此數恐猶有不濟余來歲既承不棄蟬聯舊席敢先支薪金四之一附於尊賄之後庶稍盡余之心也陳翁允之又取十串畀紹廉并語之曰先生熱腸古道肝胆照人天道福善異日成就正未可量紹廉謙遜弗遑攜錢而退卽至吳家時吳氏母女方撫尸慟哭女遙見紹廉至微告其母曰阿母止泣前爲樂哥攜錢歸家之先生今來弔喪矣阿母且出招待婦聞言卽起立外行則紹廉已入中庭蓋屋宇狹隘室僅三間耳婦見紹廉含淚言曰翁喪三日殮事未成嫠婦孤女呼籲無門得先生惠然降臨幸有以憐之言時不知其角之崩也紹廉急扶之起語之曰余之來卽爲是事第綿力不足無以爲助幸得敝東慷慨解囊出錢十五串以爲賄金言次出錢授婦婦叩謝曰難得使君高義余母女當泥首以謝假令九原有靈亦必感戴盛德紹廉曰此非余之力也棗棗者足敷殮資乎婦曰約足敷用且前日先生攜來之金尙有餘資也紹廉遂爲經營喪務禮成婦詢紹廉以姓氏里居并謂異日樂兒歸來當使之厚謝先生紹廉僞托道經此間含糊以告之旋

卽辭去。逾年。樂三歸里。稔知前事。遍訪隣居。有與紹廉同在吳家治喪者。據實以告。樂三登門叩謝。紹廉堅不承認。樂三喟然曰。先生兩恤吾家爲善。不居名施恩。不望報。實晚近所罕覩。大足爲吾鄉增榮光矣。於是每遇所識。輒道紹廉事。久之乃徧傳於都人。士之口。

定夷曰。顏氏有言。願毋伐善。余綜紹廉所爲。完人骨肉。安人祖先。赫赫之功始終不居。非深得顏氏母伐善之精理也乎。至若慈腸俠骨。舍己從人。又古游俠之流。足以勵薄俗而挽頽風矣。

### 粉面獅

巴東巫峽形勢險峻。道途崎嶇。凡由武漢入蜀。而就捷徑者。必道經是峽。昔人句曰。巴東三峽巫最長。巫峽窄處迂迴曲折。僅足容身耳。峽中間有小肆。盜匪縱橫。或設黑店。以陷過客。是以行人有蜀道難之歎。而大盜粉面獅。獨以大俠名。於是方粉面獅者。蜀人也。雖膂力過人。能舉千金。而平居則柔嫚嬌好。宛如弱女子。或上以徽號曰粉面獅。粉面獅遂引以爲名。獅身雖爲盜。而劫富濟貧。扶善鋤惡。從未妄殺一人。同輩僉重其

人以是威震川東。一日偶出外遊，途遇一車，車簾四起，中坐一書生，偕一僕人，回視車夫，皆刦賊也。頓懷惻隱之心，因趨而前，願附車行。車夫嚴拒之，哀於書生，見其弱，不勝其衣之狀，憐而許之。車夫曰：「人心不同，有如其面，安能必其無惡意耶？」書生曰：「余能知之。」母煩鮑鮑過慮，獅聞言，乃躍入車，與生爲禮，遂問行蹤，牛告以父宰江南，今遣余回原籍就婚也。與聯鄉誼，適爲同邑。由是抵掌縱談，相得甚歡，漸至同食同寢。僕人心不謂然，不平之色見乎言辭。獅絕不介意，而生益禮重之。車行五日，獅密語生曰：「車夫皆巴東刦賊，今當不利於公，再過三站地，闢而狹，將施其謀矣。」生大怖，頻呼奈何。獅曰：「有余，在二三孺子直螳臂當車，不足介懷也。」生雖壯其言，然視其白皙如少女，未敢遽信。不得已，姑俟其變，又行三站，會已傍晚。獅語生曰：「小兒曹或今晚下毒手，不可不防設有變端。」公請安眠，幸勿作聲，生聆言，面罩濃霜，幾無人色。唯唯而已。夜半，獅果聞車夫竊竊私語，因假寐以俟之。少焉，一車夫操刀先入，後從二人至，生宿處方欲舉刀，獅忽躍起，取寢枕擲之，先入者撲地而倒，後至者亦爲餘勢所蹶。獅乃揚聲曰：「鼠輩聞粉面，獅之名乎？敢以非禮向我！」公三人已懾，不能起泣而言曰：「素聞長者威名，今覲面不識。」

泰山兒輩盲矣。幸長者之貸其一死。獅怒斥曰：去去去！姑留爾曹。命可星夜奔前站。爲公子買酒。壓驚時生亦已起坐向獅謝曰：義士眞神人哉！再生之德何以奉報？獅笑曰：大丈夫見義而爲，寧望報乎？至前站獅爲生置酒。生力不能却。酒次獅召車夫語曰：爲我送公子歸里。取得平安信來報我。若有怠慢者。公子不給汝書爾曹生死懸余掌中。車夫諾諾而退。又顧生曰：前途當可無虞。事冗不能遠送。後會有期。言旣一躍而出。生出顧之杳無形影。爲之驚歎不置。

定夷曰：神龍見首不見尾。粉面獅以一念之仁拯人於危。飄然而去。何其神耶？綠林多好男兒。留心物色之。未始不有干城之才。吳之甘蠶宋之牛皋。謂非人傑哉。

### 湯廚

洛陽王氏家有庖丁。姓湯。無名。羣以湯廚呼之。煎熬燔炙。深諳五味。嘗鬪者靡不流芳。齒頰間以故主人寵之。逾常河洛間。故多盜。王爲一鄉望族。簪纓累代。積資頗富。羣盜常暗之。湯知其然。治庖之暇。常從技師習技藝術。主人識其深心。益禮重之。時前清道光季年。洪氏軍興。大江南北。次第淪爲戰場。乃洪軍未至洛陽。土匪乘間起事。以王爲

邑中巨富羣議首掠其家。王翁夜聞匪至，倉皇間不知所爲。湯獨持刀挺身出，力勸主。人等速他遁而以禦敵。自任翁從其言，率二子扮丐者狀從側門避去。湯出伏於門之左側，屏足斂氣不爲少動。羣匪斬關而入，湯乘其不備，突持刀迎前猛砍，先入者爲所殪。後至者又撲殺三人。羣匪見有備，乃紛紛後退。繼見無人外出，追逐料必勢孤力單，乃復整其羽仗，以全力向門猛攻。湯見來勢劇烈，乃反走入內室，見闌無人在，心乃少慰。急從箱中取砒毒，出趨至庖室，取所藏家釀卷以砒毒置其中，棄械假寐以俟。羣匪有間，匪至廚下，見湯方熟睡，以足踏之，醒。湯張目視匪，僞作驚駭狀。急問何爲，匪曰：頃間殮吾兄弟四人者，非子也耶？湯瞠目不對。匪又語之，故湯曰：是殆吾家二公子所爲。公子孔武有力，其劍術曾得異人傳授也。匪曰：渠今安在？當往殮之。湯以不知對，匪操刃加諸其頸，厲聲曰：汝不以實告，當令汝上斷頭之臺。湯泣下哀求，願宥一死，并謂二公子倘不在室者，當必畏怯，遠避矣。匪問在王家司何事，湯以治庖告。匪笑曰：若然，吾輩當謙飲犒軍使子，作殮，倘能烹飪得中，當饒爾命。不則刀下無容情地也。湯見匪衆中計，隱自欣喜，急諾諾允之。于是匪衆乃擇二人督湯治庖。湯卽出家釀界羣匪飽醉。

羣匪不料其中之置毒也。觥籌交錯，開懷暢飲。湯極，烹調以爲羣匪下酒。匪咸噴噴稱賞。酒情既酣，毒性驟發。羣匪相率呼腹痛。有體力較强者，知有變故，忍痛至廚次視湯，則見督湯治庖之二匪，方在地下，哼哼作聲。湯則已不知所往矣。明晨湯歸，見積尸盈室。羣匪十餘人，無一倖免者。乃理室中重要各物，盡挾之出，並火其房舍，以滅屍跡。事竟，計王翁諸人去家未遠，乃復至左近訪問，奔馳久之，竟不得翁等所在。比日中，始在郊外遇王婦與其女，兩人方爲浮浪少年所窘。湯遙見之，怒火中熾，急趨而前，直奔少年。少年從間道竄去，湯亦不之尾追。急詢兩人，何以至此。婦曰：「方離家時，夜色模糊，翁等已先行遺我母女二人。」四顧茫然，東西莫辨，乃任意前行。氣息咻咻，額汗盈盈，不知行幾里許，而大已大明，適遇一少年向余母子問訊。余方抑鬱無告，乃略語以家中事。少年謂適在郊外遇三人，一老者與二少年，俱當必若夫。與二子余母子信以爲眞。遲片刻，者余母女更不堪。想失湯，益怒，破衣裂褲，之去。王婦旋詢家中遭劫狀，從之，出郊至此。地闊人罕，少年方現其惡狀，將以強暴相加。幸汝適來解此厄難。若再湯舉情直言，王婦始爲稱快，繼以宅爲火焚，又不禁淚落如雨。糜湯稍稍慰藉之。王婦

詢。今當何往。湯曰。宜先尋獲主人與公子。然後再。宇行止。婦以爲然。惟慮不易尋獲。湯亦躊躇曰。若主母與女公子偕行。則勢所難能。若遺主母與女公子於此。復遇強暴者。又將奈之何。女曰。阿母與余且往鄰近居人家暫避。汝姑往覓主人輩。湯不得已。乃從其言。遙見半里之外。有一村落。乃請王婦偕女行。已隨於後。至村中。數十農家。櫛比而居。窮民室無長物。匪類莫之措意。故猶晏如也。三人行經一家。一老者方倚門觀望。湯迎前笑語所求。老者諾之。王婦乃偕女入。湯則仍入城跡。王翁父子行經王氏宅。見餘燼未熄。黑烟方縷縷而出。左右鄰環而觀視。咸稱怪事。見湯至。羣爭前詢之。湯略語以。昨夜匪劫事。惟不及殲匪顛末。且謂主人等蹤跡杳如。衆人有無知之者。羣以不知。對湯不暇逗遛。別往他道而去。傍晚。猶無端倪。焦急萬狀。不知所爲。方欲復至郊外。視王氏母女。忽途遇劫匪。數人阻湯前行。湯徒手無械力。不能敵。乃爲羣匪所害。定更曰。十步之內必有芳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庖厨賤役也。而竟有湯廚。其人四海之大。何地無英傑。要在賢者能物色之。余於是益信。北海餅師。宜城酒保之事爲非誕。

語矣。

## 凌虛舞

七六

凌虛舞晉之文水人也。父業賈有異能。吞劍技擊諸術靡所不精。嘗隻身客行數千里。宵小震其名。莫或犯也。生子一人。早殤。女二長曰波仙。虛舞其次也。波仙羸弱多病。不能繼父學。克紹先業者厥惟虛舞。虛舞尤好劍術。瘦骨姍姍。輕比蟬翼。每當臨風飛舞。如在空際盤旋。以故父以虛舞名之。父死承父遺產。歲蕪自守。人有問名者。悉以閉門羹却之。某年晉中大旱。盜賊蠭起。隣近諸縣若祁若交城。次第戒嚴。於是文水紳民亦紛紛籌防禦之策。乃招集邑中少壯。辦民團以防守。得五十餘人。倉皇編練戰術。未工而羣盜忽自比干山至猛撲縣城。綠營民團合力抵禦。盜凡千餘人。聲勢頗壯。城幾不保。虛舞聞之。銳身而出。登城語衆人曰。城危矣。旦夕莫保。願與諸公戮力抵禦。城亡俱亡。城存俱存。請諸公假我全權。設有不利。尤願寸磔吾身。以謝父老昆弟。衆固夙知虛舞之勇者。聞其言。同聲應曰。女將軍能爲一方造福。俾斯民不至塗炭。羣願聽命城中。父老官吏乃登城受以兵符。虛舞又語衆人曰。軍中言出法隨。有違令者。殺無赦。衆唯唯。虛舞乃選其軍人之精壯者分爲甲乙二隊。隊置一長。其餘百人。仍令防守如前。而

授隊長以計使各率隊而去復從百人中選十人自隨而故示敵以憊狀夜半紛紛歸營就寢城上火光僅餘三五明燈盜見其懈乘勢猛攻破城而入城上兵士紛紛逃散城下故有小川羣盜登橋渡河噪聲震天渡未及半甲隊忽自蘆葦中出橫衝盜陣截斷渡橋盜出不備陣爲大亂其已渡者適遇虛舞迎擊虛舞揮劍而前所向披靡羣盜進退維谷遂大潰而乙隊早授虛舞之計從他城門出衝枚疾走斷城外羣盜之後與甲隊雙方夾擊盜知中計不敢戀敵四野鼠竄而去乙隊乘勝追擊剿殺潰匪不遺餘力戰凡三時而天明矣城內外之積戶不知凡幾虛舞令兵士一一掩埋之檢點防營民圍之死者不及十人虛舞請於衆紳從優撫卹其餘改編爲縣隊使永爲一縣衛兵縣令欲厚旌虛舞功虛舞力却之他方之患盜者聞文水之事紛紛遷至其地視之爲安樂鄉焉

定東曰紅線隱娘吾國昔時著名之女俠也然吾聞其事僅爲個人造福耳若虛舞者拔劍而起奮不顧身卒之一邑生靈賴以保全餘惠所及猶使鄰邑被其澤較之紅線隱娘爲何如耶嗚呼俠已

## 胡獄卒

囹圄之黑暗桎梏之慘酷至吾國而極矣監官禁卒狐假虎威氣燄之盛尤令人不可  
嚮邇諺謂無錢莫興訟有錢訟自直其信然哉然而鷄羣或產鳳凰葦中且生芝草其  
間偶有一二佼佼者亦未可一筆抹煞若胡獄卒者非其倫歟胡獄卒如皋人世業獄  
卒幼從父習業人以小胡稱之以故傳者佚其名小胡性慈祥見獄中種種苛刑每爲  
惋歎父死席其職舉獄中之人悉優遇之同輩咸不直所爲小胡不顧也邑有巨紳徐  
孟先者橫行一鄉無惡不作有子二人曰綬臣曰縉臣縉臣猶好漁色偶有不遂輒誣  
控其人縣吏畏之莫如何也邑西某鄉有王氏女名玉兒者鄉中之翹楚也縉臣涎其  
姿嘗遣人問鼎欲納爲妾其父母忤此明珠雅不欲爲人籠室婉謝勿許縉臣銜之密  
使人誘玉兒之父某甲聚博而密言於縣令以設賭場誣甲令使人捕之衆知其情已  
先遠竄獨獲甲縉臣復獻金賄令使捕王氏全家而籍沒其產令又從之出籤召王氏  
母女至王婦上堂令強加以私娼誘賭傷風敗俗之罪威逼招供鄉人固不慣見官者  
婦攝於嚴威之下竟誣服焉令乃下母女於獄承值之獄卒適爲小胡母女入獄痛哭

失聲。小胡訝之。以詢其情。婦具以告。小胡爲之髮指憤然曰。明日若堂訊吾堂。登堂見邑侯以破奸謀而申若冤。王婦曰。其中恐有他故。且係邑侯逼我誣服。今往見伊。事必無效。小胡唯唯。再三慰之而出。於是留心訪察。漸悉真相。知縣今與徐氏一氣爲惡。輒轉籌思。無從爲之中訴。旣乃辭其職務。倉皇走江都。代控於府署。府守任某與如皋令夙有世誼。以小胡所爲越俎。故不之直。小胡至此。資用乏絕。流落窮途。蹙蹙靡所騁。乃行乞走江寧。且乞且前。五日而達。懷刃於身。欲俟。制府出攔輿控之。居三日。適制府拜客還轅。小胡遇之。伏於道左。呼冤。從者索狀。小胡無以報。乃口述所冤。且出懷中之刃。斷指以明。不欺。制府大爲動容。挈之以歸。立檄任某查辦。任不敢有違憲意。乃據實以聞。案成。令以貪墨。褫革徐氏父子以積案故。削職遠戍。制府念小胡之義。厚賜之金。小胡力却之。僅取十之一。爲川資。走還。如皋王氏聞小胡之歸。闔家登堂叩謝。小胡遜辭。勿遑。甲旋使人言於小胡。願以玉兒歸其室。小胡却之。曰。予業素賤。不敢以中饋累良家兒女也。使者往還者數。小胡終不可強其議。遂寢此三十年前事也。

定吏曰。吏治之壞。至前清而極。活地獄中。不知有幾許沉冤。莫雪者。恨不能多得小胡。

其人而一一使之重覩天日也吾傳小胡神乎往矣

碧月兒

滇屬廣南苗猺雜處風俗與中原迥異以陰歷六月朔日爲歲首元日後旬日間爲晏息之期期中盛會以角逐武藝爲最著苗民分南北寨而居至賭賽之期兩寨各集其衆勝則取敗者之屍歸燬之以爲肥料有司不爲過問亦不敢過問蓋惡俗也北寨有李老兒者有子一已娶婦名碧月兒亦苗種也頻年以來南北交戰北寨輒負李老兒死之碧月兒與夫謀誓精習其技明年賽期爲翁復仇夫贊其議由是刀桿叉矛等術兩人夙夜工習技以大進明年復值賽期夫婦請於寨長願爲前役寨長嘉其志逕允所請及期兩寨各列數百人以歷年積忿故仇視已深凡與賽者莫不奮勇爭先自晨至午格鬥三小時之久南北互有死傷寨長因下令翌日再決李家夫婦雖勇然北寨之從者不及南寨健全故無以取勝能不敗北已屬幸事是夕碧月兒與其夫商議深以敵強我弱爲戚其夫曰明日當設一計使衆人先登吾輩伏於間道以襲之碧月兒然其說密獻其言於寨長寨長爲之首肯不及天明夫婦戎服而出時當盛夏野外

草長叢陰濃綠兩人擇深處伏之晨曦旣啓南寨嚴陣以待亡何南寨之衆次第來集兩寨交鋒如昨碧月兒夫婦作壁上觀不及時許北寨力漸不支南寨進逼益迫兩人見之怒髮上衝壯心驟起驀從草中躍出直撲南寨橫攻其陣南寨出於不意陣爲大亂兩人盡平生之技左右撲擊所至無敵漸入陣之中堅南寨勇健者見此情形僉以全力禦兩人敵勢大勁其夫偶一不慎爲敵矛所中傷及右臂不能舉其器碧月兒目擊其狀怒火益熾誓不兩立其夫旋爲人所擒碧月兒出死力以救之以左手挾於懷中右手仍鏖戰如前知力已不能取勝思挾其夫衝陣而出會南寨前敵聞中堅陣亂稍稍却退北寨乘勢擁衆而前碧月兒見援兵至氣爲之壯時左腕及右膊已受重傷氣盛之時遂亦不覺痛苦其夫又爲敵人箭中足趾奄奄懷中僅存一息迨北寨之衆擁至南寨寨長急下令止退然北寨方乘勝前驅勢已不能止步陣爲大亂前之與碧月兒格鬪者遂無意戀戰乘間他竄而去碧月兒以夫故亦不之追收兵而回是役北寨遂獲全勝碧月兒夫婦治傷兩月而愈南寨死亡者北寨取而燬之以報李老兒之仇

定夷曰。滇黔苗民。素無教化。復仇大義。尤所未知。若碧月兒之所爲。誠苗族中之鳳毛麟角矣。旣能爲翁雪恥。又知力護其夫苗族也。而有斯人。詎不榮哉。

### 西山異人

蘇之洞庭。太湖屬也。其民依山而居。有東山西山之稱。西山之麓。有異人焉。年逾古稀。鬚髮皓然。其身世無有知者。卽姓氏亦祕不語。人以其行詭異。因以異人稱之。異人居不擇處。破屋三楹。聊蔽風雨。室無他人。僅五尺童子爲之應門。人或過其室。必命酌款客。其酒芳冽。沸騰亦不知來自。何所與談。天下事則治理。沿革山川形勢。瞭然如指掌。人以是益異之。未幾。異人死。童子流落失所有。富者憐之。收養諸家。或詢以異人平生。童子漸舉其所知者。以告人。異人有絕技能。於百步之外。飛劍殺人。且工拳術。師少林宗。派僑寓中州。時藩司長白某公欲強娶民女爲妾。民家知異人多能泣諸其門。異人憐而許之。是夜。某方秉燭書齋。董理案牘。忽覺有物掠目而過。寒光逼人。毛髮悚然。而奇異之。撲刺聲。旋又震盪耳鼓。則三尺之劍。中於案上。離身幾不容寸。正驚詫間。忽又見黑影憧憧。蔽眼簾而過。利劍已失所在。而於案頭得一書札。某啓視之。則歷數已。

治汴罪狀與夫強取民女之非法所言皆道及隱秘並謂姑貸一死以覘其後某更駭然以事涉隱情未敢告人而取民女之議乃罷民家見罷議知係異人之力夫婦率女登堂叩謝異人力辭非已功夫婦驚歎而去後數年偶游京師值大士誕日都中士女之佞佛者羣往觀音庵進香異人好事亦從衆人遊於叢人中忽見一小龕亭亭而至語異人曰翁非嘗僑居中州者耶請卽過吾家異人因詢何爲小龕以主命對異人姑從其言隨小婢至其家則門墻煊赫顯者居也登其堂主人出款客詢之則當今太史公也異人復問寵召之故太史請少待異人從之未幾遙聞珮環聲聲自遠而至雙龕扶一麗人出異人驚甚方欲引避太史已起立止之曰此拙荆也特向先生道謝耳異人方欲答語而麗人已至前檢祚急如禮報之麗人旋入異人急詢太史以故太史曰先生不憶中州所援救之民女耶自歸寒門幸有今日而每念長者高厚之恩輒憇神往今晨往觀音庵頂禮天假之緣適逢先生因急自返舍而使小婢屈駕至此先生天下英雄今得瞻仰山斗幸何如之異人見主人情重卽亦不却太史乃治筵款之偶與討論時局所見迥異尋常太史爲人亦慷慨多豪氣兩人殊相得從此時相往還逾年

而川邊蠻匪之亂起。川中屢發兵征討。蠻燄方熾。師出無功。朝中告急文書一日數至。羣臣僉議遣師西征。旨下以某侍郎爲統兵大臣。侍郎固山左統袞子。藉父祖餘蔭。少年登仕版。並無兵事學識者。太史關心國是。怒焉憂之。因懇座師劉軍機荐異人參贊軍務。劉固微聞異人名。因從太史之意。懷冊入告。詔以異人爲參謀。異人力辭不就。太史以大義責之。始慷慨登陴。旣抵川中。異人獻計於侍郎。請阨守要隘。相機進勦。侍郎不然其說。謂宜乘此銳氣。直搗蠻窟。異人又上書力爭。謂蜀道崎嶇。蠻人狡黠。非先探悉地理。軍情不能貿然進攻。如必欲出師。請借步隊三百。願爲前敵。侍郎固傲岸者。輕其書生之見。又擯不用。異人大快。知孺子不足與謀。然以知已之推荐。朝命之寄身。未忍輕離也。未幾。侍郎果身驅進兵。深入蠻地。蠻人伏兵擊之。而遠來疲憊之軍。不任劇戰。前敵大受瘡痍。侍郎方督隊援。後蠻匪乘勝而至。官軍與戰。又大失利。侍郎歿於陣。異人幸有劍術。得以身免。蠻匪旣退。收拾殘兵僅餘數百人。異人欲重整旗鼓。以雪前恥。而殘兵不能再戰。乃乞援於省中。且以主帥陣亡歸報。亡何。朝中忽降嚴旨。以異人參贊失機。桎梏入京。而使川督就近派員率其軍。異人奉詔從容就道。至京師廷議。以

軍法論斬惟以事前力諫故減等戍黑龍江効力擊組首途之日太史夫婦爲之祖道異人絕無戚容謂男兒不能效命疆場黃龍痛飲乃至辱師而還死有餘辜今幸得保首領天恩高厚尙敢怨乎太史服其言密使人界監者以重金俾不苦異人旣至軍台大爲台官所器鬪匪侵擾邊疆異人屢獻奇計用之輒致勝留居三年上錄其功賜環而還異人經此挫折遂絕意塵俗因卜居於洞庭西山以終其身此事僅就童子所告人者而述之若夫平生之瑰異琦行湮沒而不彰者蓋又多焉

定夷曰惜哉明珠之暗投也以異人之豪氣異人之雄才固可雄飛一世也乃遭逢不偶阨於孺子不亦大可哀乎然而旣拯良民之危又懲墨吏之奸卽此一端已足令人神往而况更有所未盡耶

桐溪漁叟

去京口十餘里有小川曰桐溪岸有高桐溪因是名惟以僻處窮鄉不甚稱著每當春夏之交桐蔭濃綠時常有漁翁就蔭垂釣雙鬢斑白一老叟也叟無家室不知其何自來惟年至金風送暑玉露迎秋時則桐溪之旁不復見叟之形影其垂釣所得恒就市

頭易酒以飲。夜則宿於古刹。與土人交語絕少。土人習見其然。亦不異也。一日叟方釣於桐蔭下。忽有少年乘騎趨至。僕從煊赫。裘馬都麗。下馬向叟曰。先生乃隱於是鄉耶。五年以來。令余走遍天涯。踏破鐵鞋矣。叟淡然微哂曰。公子誤矣。萍水之人。素未謀面。何處曾與公子有舊。少年曰。先生施恩不望報。固當世之真君子。惟是予家受人之恩。實不能不少謀。所以盡其心者。先生高廬何在。請導余前往。叟笑曰。公子何爲者。余也。江湖賤骨。何勞貴人殷殷詢問。且飄零身世。四海爲家。野宿露行。固無居宅也。少年聆言。喟然長嘆曰。嗟夫。世乃有高義如先生者耶。先生之盛德奇行。不可不普告衆生。於此衰世。得之必有以廉頑立懦矣。時鄉人見少年與叟敍談。蟻附蜂擁而至。少年朗語於衆曰。吾父顯宦也。居官以嚴厲著。頗中羣小之忌。卒至不安於位。罷黜以去。及家居時。頗喜賓客。門下食客。殆以百計。然大率皆庸碌之人。惟青岩先生學問器識。翹然異於衆人。吾父與之結納至深。而先生性情淡漠。落落難合。言次回顧。漁叟已失所在。因復言曰。青岩先生者。卽頃垂釣於此之叟也。去今六年前。吾父爲仇家所陷。構成冤獄。諸門下士逃亡殆盡。獨叟堅留不去。時余兄弟尙未成立。遽丁家難。不知所措。幸賴叟。

董理諸事。惟叟於吾父之寃則絕口不一道。日惟汲汲皇皇以布畫家事。余兄弟方引以爲訝。而叟忽潛遁叟之行也。遺一短簡於余曰。吾聞食人之祿者忠人之事。受人之惠者解人之紛。而翁待我厚。余決不漠視。少待當有以報命。余得其書。撫誦至再。竊念叟本非常人。此行當必有他故。卽以緩待置之。時余父在獄中。獄吏受仇家賄賂。凌虐備至。余倍其金而給之。獄吏相待稍優。顧獄事之底裏。有非旦夕所能判決者。蓋仇家以重金賂巨盜。誣吾父。按察湘南時。曾受納盜賊。故移文來。皖繫吾父於獄。事尙須查辦也。及叟行。余徧叩諸父執之門。乞爲將伯。乃人情冷落。世態炎涼。平時則酒肉往還。深相結納。至於一旦有事。縱不擠之下石。亦大都坐視不救。父執竟無一人能爲父白。冤者荏苒年許。吾家貲產。幾因訟事而歌式微矣。而叟則杳如黃鶴。音信俱無。余亦惟徒呼負負。嗟彼之寡信而已。一日吾父方晨興。獄吏啓門入。曰敬賀先生京中某貴人。爲先生平反。此獄行將重見天日。吾父聆言亦不解。是眞是僞。竊念京中並無知好誰。復念及囹圄中人。將信將疑。姑妄聽之。旋而獄吏又至。且爲釋去桎梏。笑曰。邑尊邀先生往。盍卽從余行。吾父諾而去。斯時乃不至堂上。逕赴花廳。入則邑令避席而迎。且款

吾父坐。吾父知確有好音。竟從賓禮就坐。邑令旋曰。先生。幸福哉。敝署。昨晚奉省垣公文。謂先生案情京中已得底蘊。事屬冤抑。卽行開釋。余遵從省文轉語。先生先生。從此可得自由。然幸京中某貴人高瞻遠識。洞燭案情。不然此案疑竇百出。頗不易求其水落石出也。吾父聞言。稱謝而歸。歸語家人。相與揣摩。究不知阿誰之爲將伯。余於此時忽憶及叟。臨行時之書。以告吾父。頗疑爲叟所援助。吾父亦疑信參半。蓋未有確據。固不敢必也。逾年。吾父忽蒙開復恩命。入京陞見。余兄弟隨侍北行。甫至京。吾父晉謁某貴人。以謝前者拯救之德。某笑語吾父曰。余何恵於兄。出兄於獄者。卽兄也。吾父不解。所云退而徧詢。舊好略悉其情。蓋某有寵姬。患蠶病者。已將年餘。徧徵海內名醫。爲之所。診治無一見效。嗣乃懸賞萬金。謂如能療治姬病。以此奉酬。其有不願得金。別索酬謝。者。亦當視力之所及。以報賞格。旣頒海內。風行一般。稍通歧黃術者。僉踵門求治。以冀倖獲厚賚。某旣不勝煩屑。姪病且因之益劇。由是施診者益難得效。一日。有叟來見。口操南音。謂家有秘傳。專治蠶病。請謝絕諸庸醫。俾用藥不至凌雜。期以十日。告瘳。如。日無效。一任處治。某聞而大喜。立諾其請。卽延叟於家。別潔一室。以安之。叟極力爲姬。

診治不及十日其病果愈某設筵爲叟酬勞酒次出萬金贈叟曰先生眞神醫哉恐盧扁國手華陀妙術亦不過如是耳小妾患此惡症遍經良醫診治咸爲束手無策獨先生略施刀剗卽成大功區區之奉本不足言報特前言俱在借此以達感戴之意耳叟曰余別有求於公江湖鄙夫到處爲家萬金厚賜將安用之公貴人也余視公力所能及有瀆請者解職山西藩司某君爲仇家所陷誣其按察湘南時得巨盜賄賂今方待罪囹圄余曾受某君厚恩不忍見其長處黑幕之中敢請公爲申雪之此恩此德不啻某君受過貴人格於叟之義俠諾其請以冤狀上達吾父遂得出獄人有見叟之狀貌身受矣貴人聆言躊躇有頃曰事已上聞恐微力不足爲也叟固請之且謂願以身代者謂與青岩先生無異而貴人告吾父以救兄卽兄者正以此也吾父旣確知爲叟之仗義於是令余周遊海內以尋之五年以來跋涉千里迄無所得今始於此遇之余曾聞是鄉有異叟固不料卽爲青岩也然而青岩竟又遺余去矣言次僕從仍擁少年去少年何人皖南劉曄峯也

定夷曰士爲知己者用不其然哉青岩落落難合若無所短長乃一日遭逢患難獨能

從容鎮靜安人之家救人之身恩不忘報功不居名吾無間言矣。

跛大姐

跛大姐者餘杭陶子興家使女也右足微跛不良於行以故人以跛大姐稱之跛大姐遂引以爲名而其真姓氏乃佚子興娶於同邑張氏氏貌寢陋然幽閒貞靜四德俱備鄉里賢之而子興不之憚日惟走馬章臺間氏婉規之輒爲反噬跛姐痛主母遇人不淑奉侍益忠旣代操作兼爲籌算因是氏頗優遇之不以尋常使女呵叱也亡何子興納薛柳娘爲妾柳娘本樂籍中人子興以三百金爲之脫籍置之籜室嬖倖莫京柳娘善弄風姿工於媚術始則恃寵而驕目無嫡婦嗣且大施閩威操縱夫君子興日顛倒其術中視張氏益如蛇蝎之不可近無時不思有以去之錦衣玉食盡爲柳娘所有張氏則惟給以黃蘿淡飯一日兩餐而已跛姐目擊其情心不能平每於張氏懊喪時必設解頤之辭以悅之張有從弟南逸者宦於汴梁偶歸故鄉展墓便道省姊見氏狼狽情狀大爲詫異詰問其故氏舉以告南逸爲之髮指憤然曰寵妾奪嫡本犯國法又况以嬖倖之故而虐遇正室耶復仇雪恥余當爲姊任之言時適子興至頗聞所言蓋南

逸○盛○怒○之○下○發○聲○至○朗○及○入○南○逸○更○爲○勃○然○顧○久○別○重○逢○不○欲○躁○率○從○事○仍○歛○容○與○之○周○旋○子○興○不○惟○不○爲○道○歉○轉○憤○形○於○色○南○逸○忍○無○可○忍○厲○聲○言○曰○吾○姊○不○幸○遇○人○不○淑○予○遠○客○他○方○母○氏○無○人○莫○爲○將○伯○遂○令○鼯○鼠○肆○其○伎○倆○是○可○忍○孰○不○可○忍○子○興○曰○爲○婦○不○能○盡○其○事○夫○之○道○失○德○已○甚○吾○不○出○之○已○屬○曲○原○猶○容○汝○之○曉○曉○耶○南○逸○曰○吾○姊○失○德○安○在○子○興○不○能○對○強○辯○之○曰○女○子○三○從○出○外○從○夫○於○汝○何○干○南○逸○聞○言○拂○袖○而○去○行○時○回○顧○氏○曰○姊○少○安○余○不○制○服○此○犢○誓○不○爲○人○旣○去○子○興○回○想○前○情○頗○不○自○安○蓋○理○屈○勢○微○恐○貽○瞠○臂○之○羞○也○乃○趨○至○南○逸○寓○次○負○荆○請○罪○曰○曩○以○誤○入○迷○途○遂○至○重○負○令○姊○今○知○罪○矣○幸○以○令○姊○之○故○而○曲○原○其○壻○爲○予○留○懺○悔○地○南○逸○驟○見○其○然○殊○不○之○信○顧○語○之○曰○汝○能○遣○柳○去○吾○不○汝○較○不○則○此○重○公○案○吾○當○請○賢○有○司○或○衆○親○族○爲○之○處○理○子○興○曰○兄○亦○太○強○入○所○難○矣○令○姊○無○所○出○予○爲○宗○祀○計○故○置○側○室○此○事○當○亦○兄○所○能○曲○諒○南○逸○曰○兄○既○知○罪○究○當○何○以○處○吾○姊○子○興○曰○一○任○兄○命○南○逸○曰○當○先○至○吾○姊○前○服○禮○子○興○毅○然○諾○之○竟○無○難○色○因○與○南○逸○偕○歸○長○跪○氏○前○而○請○罪○氏○轉○爲○之○赧○然○由○是○夫○婦○歡○好○逾○常○閨○房○之○樂○甚○於○畫○眉○視○柳○娘○且○等○諸○冀○士○矣○南○逸○偶○來○視○姊○見○此○情○形○亦○爲○釋○然○

亡。何南逸事竟返汴。子興故態復作。且較前尤甚。指氏而詈曰。汝仗乃弟之力以凌余耶。何不隨之赴汴。余忍汝久矣。汝今日尙能越余範圍乎。張氏至此始知日前之厚待。實爲迫於南逸之勢。非眞能洗心革面也。來在短簷下。怎敢不低頭。惟有自怨命之不猶耳。一日跛姐偶經柳娘寢室。聞室中聲息喘噓細語唧唧。伏隙窺之。則見柳娘憑几而坐。兩手支頤。淚珠如綆。而下子興坐於其側。附其肩而慰之曰。汝母傷心若是花枝。雖好怎禁風摧。幸汝善自珍護。悍婦無行。余必置之死地。以表余前日疏卿之非眞意。柳娘泣而言曰。余自有生以來。從未受此地獄况味。乃不圖於此。一月之中。竟餉略盡矣。余實不欲再生。余尤不願與惡婦俱生。子興曰。卿母然卿死。余決不獨生。若余與卿俱死。則此後悍婦更將肆行無忌。余意殊不值得。固不如置彼於死地之爲愈。跛姐聞言大驚。失色。知兩人必有後言。仍靜待之。旋見柳娘拭淚言曰。然則君當何以死之。子興曰。置毒於食品中而進之。一舉手之勞耳。且旣無痕跡。卽有人詢之。亦不過指爲暴斃耳。柳娘曰。盍明晚卽行之。悍婦多活一日。予卽多受一日閒氣。子興唯唯。旋忽起立。跛姐恐其出室。急返身而去。逕赴張氏處。盡舉所聞以告。氏喟然曰。余之處境。生不如。

死聽之可矣。跛姐亦計無所出，惟有慎防之耳。翌日傍晚，柳娘大製粉餅，以兩枚與跛姐。令授張氏食。跛姐深以爲訝，知餅中必有異。蓋前次柳娘屢製粉餅，從未出其餘瀝與張氏。今忽授以一雙，縱不聞昨日之語，亦且不能無訝。矧跛姐固深諳箇中隱情者耶？於是別藏其餅，往告張氏。且謂婢當有以破其奸謀。若柳娘來詢，大娘者可逕稱謝之也。氏領之。跛姐出擇路旁之犬，授以一枚，食之顧而歎曰：「如此餅而果有毒質者，余殊違上天好生之德。」惟爲余主母計，余實不得不然也。不及食竟，卽誘之從後園歸家。藏於廁中。柳娘固未之知。跛姐仍治事如常，閱一時許，復至廁中視犬，則果斃矣。七竅血絲盡成紫色，其狀極慘。跛姐顧之不禁潛然旋自念曰：「惜乎夕陽已下，余已不及行事。」當俟諸明日矣。所幸廁屋之內主人與柳娘從不一至也。思定，復往視氏，又舉以告氏。曰：「汝且往覘柳娘動靜，渠以此物殺我。迄今猶無消息，當必詫異之極。」跛姐踐之往視。柳娘仍潛蹤窗外，則子興方與柳娘在室中密語。子興曰：「渠既不死，必知餅之爲毒而未食。此殺人之證，入於彼手，一朝發覺者，吾輩無寧日矣。」柳娘曰：「吾不圖悍婦如是，心細跋姐蠱人，決不料及此。定係悍婦之多疑也。」子興曰：「今且奈何？」柳娘曰：「一不做二

不休。今已處騎虎之勢。萬無兩存之理。今晚當以……言至此。以手作絞狀。子興點首領之旋卽顧他而語。跛姐在窗外備聞所言。驚極。幾仆奔赴氏處。告急且勸氏速他適。氏歎曰。余本待死之人。今將安適。惟深望余死之後。有人爲吾鳴冤。則泉下便無餘憾。跛姐當以此事累汝。汝速行。汝懷餅行。汝若留於家中。恐彼偷惡毒汝。亦行將被禍。行行行速行速行。跛姐細味氏言。頗中事理。乃起而行。曰。大娘此去。恐長別矣。設大娘有不測者。婢不久仍當從侍於泉下也。氏含淚目送之。跛姐竟以宵遁。是日夜半。子興果偕柳娘至張氏寢室。厲聲叩其門。氏出逆之。子興迎面批其頰。氏方欲詰責。而柳娘已前挽其髻。曳之於地。氏驚欲號。子興取衣角蒙其首。笑曰。汝備嘗地獄况味矣。今當送汝上升天堂也。氏時口爲所掩。亦不能對。惟一任所爲。柳娘旋取繩繫其手足。亦笑言曰。木擬處汝以絞刑。今阿娘無力。寬減一等。仍以前法餞汝行也。繫既。子興爲除掩物。而以鐵尺箝其喉舌。使張口不能發聲。柳娘取一杯水灌之。飲水中固含砒質也。水入氏口。氏竟飲之。蓋事已如斯。亦不容不死。矧氏又久有求死之心耶。飲次。柳娘取衾蒙其首。又擊繫之。二人始相偕出室。明日爲氏發喪。柳娘哭之慟。張姓門衰祚薄。零落無

人來弔唁者僅陶氏戚族及鄰居而已。子興俱以暴卒告人。迨至日中。猶不見跛姐起。子興往其寢處視之。闌無人聲。正驚訝間。忽邑令鳴道而至。衙役洶洶如虎。如狼。跛姐從諸後入門。役逕執子興及柳娘又昇氏之屍於中庭。且從廁屋中取死犬出。鄰居戚族輩見此情狀。莫不失色。跛姐於是當衆人前。歷述往事。且曰。余昨宵露宿於道。今晨聞凶耗。知大娘確已被禍。卽趨赴縣署。嗚冤。昨日之餅。余懷中猶存其一。衆如不信。可再投諸犬以試之。衆見跛姐言辭侃侃。僉爲起敬。而詈子興柳娘不置。邑令於是使仵作驗氏屍。則七竅尚有餘血。確係飲毒而死。子興柳娘尙欲置辯。令喝止之。又以其餅投犬。犬果死焉。子興乃不得不據實以供。惟柳娘猶呶呶強辯耳。案定。柳娘以庶殺嫡。論抵子興徒於黑龍江。盡鬻家中餘資。厚葬張氏。葬禮既成。跛姐叩墓而泣。曰。余明知大娘之死。而不能出之於生。余不能無罪。今大娘之仇雖報。然主人遠徙。陶氏宗祀或將以斬。余更不能無罪。有此兩罪。余其能不死乎。遂自裁於墓側。里人重之。卽於氏之塋次別營穴以葬之。

定東日不經歲寒之挫折。不知松柏之堅貞。人與物同然哉。跛姐僅一婢子耳。乃經家

難力護其主。既爲復仇。又以身殉。殆所謂歲寒松柏者非耶。嗚呼。可以風矣。

### 吳夢燕

餘杭高翔雲。年少翩翩風流蘊藉。嘗負笈滻濱。得友朋之介紹。識某校女生吳夢燕。夢燕亦餘杭籍。旣美且富。遊學於滻者三年矣。自識翔雲。擲果贈珠。幸逢未嫁。兩情旣洽。遂訂婚約。翔雲幼失所怙。旣無伯叔。終鮮兄弟。以故年甫弱冠。其母卽爲完姻。緣證三生。終成眷屬。魚水之樂。自無待言。新婚逾月。值吳太母壽誕。夢燕意欲歸寧。先以商諸翔雲。翔雲戀於私情。意有未忍。再請而后允之。及期夫婦並駕過岳家。吳固富室。又爲長者。生辰以故賀客盈庭。倍見熱鬧。翔雲至尊以上賓禮。吳家兄弟咸與周旋。顧翔雲心有所思。反覺此無謂酬應。如坐針毡。將及傍晚。卽往約夢燕同返。夢燕以母命留宿。對且謂今宵以祖母好影戲。故吾父已聘東洋演劇者來家試演。僅此一宵留宿。何妨。君倘以老母寂寥爲慮者。卽請先歸。翔雲聞言。頗爲怏怏。此非有惡於夢燕。實爲愛情所顛倒耳。方欲有所言。而吳母適至。亦力留夢燕過宿。翔雲知不可強。唯唯而出。竊念夢燕從未稍拂己意。今忽若是不情。當有以小懲之徘徊良久。終無所得。亡何晚筵具。

矣。吳氏昆仲肅之入座。翔雲勉從衆意飲次。翔雲爲衆人所勸。不覺薄醉。衆偶述及影戲。謂今宵以重金聘來。影片多屬精華。力勸翔雲母歸。翔雲被酒之餘。興采稍豪。逕如衆言。散席時許。卽行開幕。翔雲雜坐於衆人中心。猿意馬視。綫所在。乃不在影中之劇而在影外之人。眺望久之。見黑影憧憧之中。鬢鬚見夢燕與諸姊妹。指畫笑語。蓋凡演影戲必盡滅場中光明。惟影戲箱及黑幕之間。有電光連屬。場中人物藉以稍能辨識也。夢燕坐於場之西隅。西端有戶。與廻廊相接。翔雲旣見夢燕。乃托辭而出。走經廊下。潛至夢燕之後。時夢燕正神注黑幕之上。且黑暗之中。未之留意也。翔雲靜待少頃。忽見夢燕腰間有一綾巾。露於外半。猶隱以襟。內竊喜曰。吾有以戲之矣。因取之出藏。諸袖中。夢燕固未之覺。未及劇終。卽懷之以歸。其意實不在懲罰。不過以情好敦篤。故爲此戲嬉耳。劇旣告終。場中復放光明。夢燕忽起覓物。形色倉皇。諸姊妹詭以所失。夢燕以綾巾告稚妹。笑曰。區區一方巾。值得幾多錢。亦用如許。張皇卽以所佩之巾授諸夢燕。曰。妹笥中新巾。頗多。願以此償。姊夢燕固却之。惟內外搜尋。稚妹又曰。諸親至好。盈集於堂。姊作此狀。得勿令人絕倒。妹巾何劣於姊。而必欲却之。夢燕無奈。遂卽置之稚

妹乃以佩巾納其懷中。夢燕未之顧也。明日匆匆返家。翔雲逆之笑曰。自與卿結縭以來。未嘗一刻相離。昨宵破題兒第一遭影隻衾寒。令人淒絕。相思之苦。今始知之。然卿旣執不欲歸此一宵之中。當必飽受樂趣矣。夢燕曰。勞君思念。增余罪戾。特母意如此。實不忍傷之。翔雲含笑不語。夢燕入室更衣。翔雲從之。旣解其襟。衣囊乍露。白巾一角。忽爲翔雲所見。趨而詢之。曰。卿昨日出門時所佩爲碧綾巾。爲余與卿定情時。交易之碧綾巾。胡爲易此白巾。佩之兩稔。棄於一朝。卿獨忍乎。且曩與卿誓曰。此定情之物品。當與指環並視。不及黃泉誓不抛却。今何往乎。殆卿將寒盟歟。夢燕聆言。紅暈於頰。木然不能對。翔雲變色曰。卿休矣。此爲余兩人定情之物。殆卿以余贈卿之意。以贈他人。而易此白巾耶。卿休矣。不得原璧歸來。余終不能釋然。夢燕從未見翔雲有厲色。今驟聞惡聲。且爲譴讐之言。氣極欲泣。迫不得已。乃以昨宵觀劇時。遺失告翔雲曰。余殊難信。旣佩之於身焉。有被盜而不覺者。且此等重要品物。以卿之心細決。不至玩忽視之。夢燕倉猝之間。竟不能對。惟執言確爲昨夜所失耳。翔雲曰。舊巾遺失。固矣。此新巾又何自來耶。夢燕至此。乃勿能忍。憤然變色曰。此實四妹所償余者。惟曩與君誓言俱在。

不及黃泉。决不抛却。今既不幸。遺失。余自當踐言。言次適見案角有快剪。在立取以自刎。蓋憤極而然。翔雲急前奪之。已勿能及。夢燕旋卽仆地。項下血流如注。翔雲急以手掩其傷處。俾血不復外溢。適僕婦行經窗外。翔雲呼之入。僕婦覩之驚極。不解所爲。翔雲使往請其母。母聞兇耗。并步趨至。入見其狀。驚詢所以。翔雲曰容後爲阿母詳告。余重負燕卿。余重負燕卿。阿母可使人急請西醫來。兒媳根脉未斷。心頭猶溫。容可救治也。母如其言。立遣人召醫士至。醫士驗竟。謂傷痕未及氣管。僅食管授損。病者因痛而暈。耳乃先取藥傅創口。血漸止。又以藥灌之飲。強服少許。夢燕漸醒。張目四視。淫淚盈眶。痛不能言。翔雲見夢燕醒。心頭塊石始爲消除。因挈之臥榻上。顧而語曰。愛卿余累汝矣。萬死不足贖。余罪幸卿勿復介意。善自養攝。當不至絕望也。言次。卽以昨宵所爲。告夢燕。絕無怒容。轉輾然微笑。蓋借此以慰夫婿之心也。留床兩月。病始就痊。夫婦和好如初。惟從此不復戲謔。宵深人靜。每話前因。輒爲心悸焉。

定夷曰。此事余聞諸亡友趙君者。君杭人也。知之甚悉。前歲舉以告余。余頗引爲龜鑑。今捉筆書此。戒懼之心。復油然而生矣。語曰。戲無益信哉。

## 雲簫 琴影

男女異類相悅而生愛情本天理之當然間有同類相愛者雖非人倫之正亦不無一二可傳之事去今三十年前石頭城下長千里中有豔名鶻噪之好女郎魏琴影者儒家女兒也琴影之美凌波洛神不能喻其豔捧心西子不能彷其媚家不中貲父仲虞茂才也藉筆耕以餬口有兄學蠡經商於外尙未授室奉晨昏於家庭者厥惟琴影以是父母愛之逾恆父於授課之暇嘗教之讀漸通書翰母則日授以刺繡之屬女紅亦極精鄰居有謝姓巨商也有女雲簫貌亦殊色笑彎秋月羞暈朝霞以父母擇婿綦苛鏡臺猶復待字仲虞雖與鄰居以貧富懸殊從未與通款曲某歲會商與邑紳因房產興訟曲在邑紳而商力不敵久弗能決商以仲虞爲近鄰且在里中略負時望因聘爲證人仲虞再謝而後允諸訟終商以仲虞之力幸得直焉由是德仲虞甚遂訂通家之好商妻王氏挈其女登堂拜謁琴影雲簫一見如故一席之間立結金蘭雲簫長琴影兩齡琴影姊之蓋彼此慕名傾心非一日矣翌日琴影從母至謝氏答拜則雲簫適因清恙午睡聞琴影至扶疾起迎羅帕覆額芳澤無加而逸韻風生媚麗欲絕琴影益爲

心折清談。娓娓深情。脉脉琴影。以雲簫病。卽留侍疾。雲簫不得琴影爲伴。亦覺忽忽。若有所失。兩家父母。以其姊妹情深。悉聽所爲。及雲簫病愈。又從琴影返家。由是互爲往還。雙飛雙宿。雖世間好鳳侶。蔑以過。是亡何。琴影之兄歸矣。琴影爲請於雲簫曰。吾儕影曰。姊若能下嬪寒舍。余誓撤其環瑱。以終身。吾姊妹可不至有生離之痛。姊意云。何雲簫聆言。毅然諾之。琴影稟諸仲虞夫婦。遣媒走謝氏。執柯謝氏。以不忍拂女意。立允。所請雲簫。遂歸學蠡。爲室顧學蠡家。居時絕少。一歲之中。琴影與雲簫共寢處者。恒浮於乃兄。如是者兩載。琴影年二十矣。議婚求偶者。接踵於門。幸仲虞夫婦鮮當意。琴影遂安之。會有維揚名士韓子驥。新登翰苑。中饋乞人。聞琴影才名。特親過白門。使人執柯仲虞。以掌上愛珠。得偶人間才子。正合平生之願。竟如媒言。琴影力爭無效。子驥急於入都供職。匆匆擇吉親迎。琴影知之。惟日夜飲泣而已。喜期之前晚。乘家人不備。自經而死。雲簫哭之慟。義不獨生。因以殉焉。天下事無奇不有。吾於此而益信。

某教員

惠風和暢陌上花開紅白相間爛鈴如錦余偕客出遠郭踏青風捲麥浪一碧無垠意  
豁如也忽聞鈴聲叮噹御風而來余語客曰此殆學堂報時鐘乎盍往觀課客欣然因  
依鈴聲行至其地則矮屋數間門首懸毅士小學額望而知爲改良之鄉塾也余與客  
相率入駐足簷下以聽之俄聞教員曰諸生研究地理當先知世界大勢方今天下頭  
等強國厥惟英俄德法日美外此不足道也言次一生起詢曰世界有六強國謹聞教  
矣請先生詳述六國致強之由教員曰英者英雄之謂也英國多英雄故強德者道德  
之謂也德人富於道德故強法者法律之謂也法人能守法故強日本有大和魂其國  
上下協和故強美者美術之謂也美人多藝民無游蕩故強擇要而言諸生諒聞之矣  
誌之毋忘忽又一生起詢曰先生但及五強尙遺俄國也教員唯唯有間呐呐而言曰  
俄國或稱露國言未終鈴聲又作教員昂然下講臺出課室去諸生次第散余與客亦  
興辭而出余笑語客曰此公可謂想入非非令人得聞所未聞惜乎時不少留鈴聲遽  
作不然尙可聆彼露字之釋義也相與粲然而返

晨光熹微。啼鳥驚曉。余自館中出。赴灤寧車站。爲友人祖道。乘三十九號電車。行以爲時過早。故乘客寥落。同座僅四人耳。一巡士方與賣票人抵掌作快談。余從旁聆之。巡士曰。天下可恥之事。莫甚於爲外人供奔走。彼外人之待我輩。直奴而畜之耳。捕房也。電車公司也。一入其中。此身卽非復我有。吾樂爲同胞効力不甘。一日居外人籬下。然爲生計所困。迫而出此。亦可憐已。尙有一端。更爲余所不平者。外國水手。酗酒滋事。擾害治安。捕房輒輕縱之。中國小本營業之人。稍有違章。立即拘去。此輩小民家人。依之爲生。一旦橫被災禍。其何能堪。人生何不幸。而生於斯世。人生更何不幸。而生於斯世。之中。中國賣票者。聆言領之而已。余不禁默歎曰。以個中人道個中事故。能言之鑿鑿。且以巡士而有此。卓見余尤佩之。於此可見風塵中不乏英才。要在明眼人自物色之耳。快慰之餘。據實書之。



